續編

東詩零言九

目錄卷之九

新羅

崔致遠　申叔舟　梁山甫　韓浚謙　洪禹敎

高麗

徐居正　李潤慶　柳持疚　柳克新

崔承老　薛　稷　孫仲暾　柳　根　一名官

朴寅亮　成　宗　申光漢　沈喜壽　成憲　徵

崔　瀣　驅鶉老人　李　荇　金長生　倡洞九

鄭知常　黃　衍　李長吉　洪履祥　李　植

金富軾　慶　延　梁子澂　金偉男　宋甫昌

癸酉王　李英賢　李　珥　李以王峯　沈大孚

李　朝

文　瑾　趙　憲　有一人　趙緯韓

定　宗

朴　紹　李恒福　一太學生　權　韓

宋甲祚　張紳　高用孚　肅宗　崔斗瑞

權克中　李慶全　申徽　南龍翼　趙姓人

趙絅　沈尚鼎　吳道一　一武人

趙希逸　孟世衡　南老星　南九萬　姜俞彦述

李行遠　俞㻞　仁興君　魚尚明

李昭漢　尹文舉　宋杰庵　黃順承

李遇春　具瑩　鄭湲　朴紳

沈氏　李元俊　李一相　沈膚

李敏求　鄭叔周　金壽增　姜世龜

鄭之羽　任暎　郭河　趙泰萬

李烜　趙相禹　李東植　湖西人

洪宇定　金尚憲　成琬　李某

新羅

崔致遠

息菴金相公錫胄嘗

取東方詩人自羅麗至我朝各有品題其評曰文昌侯崔致遠千仞絶壁萬里洪濤樂浪候金富軾虎嘯陰谷龍藏暗壑知制誥鄭知鏡涵天白雲居士李奎報金鳩髣天神龍舞海知公州陳澕花開瑞雪彩絢祥雲益齋李齊賢烟雨吐吞虹霓變幻牧隱李穡屈注天潢倒連滄海圃隱鄭夢周躍鱗清流飛翼天衢陶隱李崇仁千葉雷動萬騎雲屯又徐四佳居正戟嵴積雪閬風蒸霞真逸齋成俔鶴飛青田鳳巢丹穴佔畢齋金宗直明月撥雲芙蓉出水梅月堂金時習銀樹霜披珠臺月蝸居軒李胄瑞芝祥蘭和風艸兩挹翠軒朴誾金

湯古險山海雄關客齋李符夜游金谷香宴玉樓訥齋朴祥
爐峯轉霧石瀨鳴湍湖陰鄭士龍飛湍走壁晴雷噴閣企齋
申光漢魚游明鏡花粧層崖又曰忍菴朴淳畫栱棲烟文軒
架壑石川林億齡山城聚雨風枝鳴蟬錦湖林亨秀幽壑清
湍斷崖層巒蘇齋盧守愼懸巖峭壁老木蒼藤霽峯高敎命
吟風吹露濟漢騰霞走川黃廷彧快鶴博風健兎射雕簡易
崔岦快閣踏漢老木向春孤竹崔慶昌金閨曉鍾玉階仙仗
玉峯白光勳寒蟬仄鳴疎林早秋孫谷李達秋水芙蓉倚風
自笑又曰月洲李廷龜雲捲蒼梧月掛扶桑芝峯李睟光積
李縞夜棠桃絹盡體素齋李春英林楠霜月峽口秋雲石洲
權韓奇峯雲興斷壑霞蔚東岳李安訥露閣橫波虹橋卧壑
五山車天輅快鵬橫海衆馬騰空九畹李春元青驄白馬玉

勒珠珊竹陰趙希逸絡雲籠月踈星泡露澤堂李植百尺峭
巖十圍孤松東溟鄭斗卿長風扇海洪濤接天象村文章與
芝峯伯仲間而獨漏於此豈息菴以其外先祖故不敢評品
而然歟就其詩家大小體格各有引譬而無不的當故庸錄
于編尾 玄湖鎖談 ○我東自崔孤雲以後歷高麗至我 朝其間
數千餘載為文章者不啻數百家而大家則僅十餘人故今
記其表表警聯崔學士孤雲之潤州慈和寺詩畫角聲中朝暮
浪青山影裡古今人余未嘗不歎其感慨李白雲春卿之元日
早朝詩三呼萬歲神山湧一熟千年海果來未嘗不歎其壯
麗李益齊仲思之紀行詩兩催寒擭歸漁店風送輕鷗近客舟
未嘗不歎其精緻李牧隱穡叔之山中詩風清竹院逢僧話草
軟陽坡芙鹿眠未嘗不歎其穠膽徐四佳剛仲之龍鍾詩黑雲

暗淡葡萄兩紅霧霏微菡萏風未常不歎其沖融金佑俾季温
清心樓詩十年世事孤吟裡八月秋容亂樹間未常不歎其
爽朗金東峯悦卿山居詩龍卑洞雲歸遠壑雁拖秋日下遥岑
未常不歎其雅健成虚白嘉叔迎慶宮古基詩羅綺香消春獨
在笙歌聲盡水空流未常不歎其悽楚朴挹翠仲福靈寺詩
春陰欲雨鳥相語老樹無情風自衰未常不歎其神奇李容
齋擇之大興道中詩多情谷鳥勸歸去一笑楚僧無是非未常
不歎其閒淡鄭湖陰雲卿荒山戰場詩商聲帶殺林巒鬼燐
憑陰堞壘荒未常不歎其勁悍盧藕齋寯悔寄尹李詩日暮林
烏啼有血天寒沙雁影無鄰未常不歎其悽惋黄芝川景文罷
官詩青春謾說歸田好白首猶歌行路難未常不歎其激切
崔東皐立之赴京詩釰能射斗誰看氣衣未朝天已有香未常

不歎其矯健張綱谷國早發板橋詩寒蟄切
輝ㄧ天際流未嘗不歎其清楚此可以寄寓知鄙者也小草詩評

〇悽惋如崔狐雲姑蘇臺詩虎臺麋鹿遊秋草廢苑牛羊下
夕陽寒苦如林西河贈人詩十年計活挑燈話半世功名把
鏡看纖巧如金老峯泝川詩飄盡斷霞花結子剮　驚浪麥
生孫清曠如李益齋曉行詩三更月照主人屋大野風吹遊
子衣老熟如李牧隱自述詩身為病敵難支久心與貧安已
守成典麗如李陶隱元日早朝詩梯航玉帛通蠻貊禮樂衣
冠邁漢唐古朴如金佔畢伏龍連中詩邑犬吠人雞有實野
巫迎鬼紙為錢高潔如金東峰贈徹上人詩流水落雲觀世
態碧松明月照禪談奇逸如朴挹翠永保亭詩意風吹霧水
如鏡近浦無人禽自謠雲達如奇服齋曉坐詩心通萬水分

源處耳順千林發籟閒奇妙如鄭湖陰旅舍詩馬吃枯萁和
夢聽鼠偷殘栗背燈看鍛鍊如崔東皋客中詩人軽遠客初
逢淡馬苦多歧再到迷感慨如車五山咏懷詩神仙有分金
難化天地無情劒獨鳴神妙如權石洲幽居漫興詩清晨步
到澗邊石落日坐看波底峯瀏亮如李東岳江亭詩江潮欲
上風鳴屼野雨初收月湧山富麗如柳於于関西詩春遊関
塞玉三月花發江南帝六宮愁切如李澤堂驪江詩江湖極
目皆秋色節序関心又夕陽奇壯如鄭東溟北関詩嶺寒過
雁常愁雪海黒潛龍欲雲起○小華詩評

崔承老

○崔侍中承老禁中新竹詩

錦籜初開粉節明低臨鞏路綠陰成宸遊何必將天樂自有金風撼玉聲有諷戒音樂之意李亨齋稷鐵嶺詩崩崖絶澗悤前聞北塞南州道路分回首日邊天宇靜望中還恐起浮雲有憂讒畏毁之意權愼村思後放雁詩雲漢猶堪任意飛稻田胡自蹈危機從今去向冥冥外只要全身勿要肥以警逐利之徒辛文學蔵咏木橋詩斫斷長條跨一灘濺霜飛雪帶驚瀾須將步步臨深意移向功名宦路看以戒干祿之徒

崔東皐岦十月兩詩一年霖雨後西成休說玄冥太不情正叶朝家荒政晩饑時料理死時行訐謨廊廟者可以自警柳於于夢寅伊川詩貧女鳴梭淚滿腮寒衣初擬為郎裁明朝

砧字未詳

裂與催租吏一吏緣歸一吏來分憂子民者可以為鑑噫唐

聞夸中二月賣新絲五月賣新穀之咏論者亦以周詩討之

我東諸作其有補於風化者豈遽在聞夸中之下乎 並小華詩評

寅亮 余以臆見妄論勝國與 本朝之詩曰麗代之雋者如

小華 寅亮之李亮郭真靜 與之玄閒金文烈 富軾之矯健林西河

椿之奔放金老峯 克己之醞藉李銀臺 仁老之要妙俞文安 升旦之

巧密吳玄靜 世才之砧硬陳翰林 澕之流麗金英憲 坵之騰踔

洪舍人 侃之穠麗李椽亭 穀之厚醇鄭雪谷 誧之纖美偰近

思 遜之衷抗李樵隱 仁復之詳穩鄭圓齋 樞之平鋪金惕若 九容

之若夐李牧隱 穡之渾博鄭圃隱 夢周之豪暢李遁村 集之安

寂李陶隱 崇仁之精鍊元文定 松壽之冲確各造其妙而至於色

韵之精雅當以李益齋 齊賢為宗聲律之清新當以鄭司諫 知常

為主氣力之雄壯當以李文愼奎報為冠本朝之尤者如鄭三峯道傳之凌厲姜通亭淮伯之開燁李復菴齊賢之榮茂卞春亭季良之練達徐四佳居正之贍大李三灘承召之妥適姜晉山希孟之蒼老金佔畢宗直之勁傑金梅月時習之神邈南秋江孝温之激烈李忘軒胄之高華鄭虛菴希良之烟邃李容齋荇之圓渾朴訥齋安國之核激金冲菴淨之簡峻奇眼齋遵之祥之感慨金慕齋世弼之舒恭鄭湖陰士龍之鍊悍申企齋光漢之範秀悲惋藕陽谷世讓之舒恭鄭湖陰士龍之鍊悍申企齋光漢之範秀林石川熹吉之飛動鄭林塘惟吉之弔曠李退溪滉景浩之純靜盧穌齋守愼之洞宏朴思菴淳之艷潔李栗谷珥之通明成牛溪渾之雅正宋龜峯翼弼之真活黃芝川廷彧之典特李鵝溪山海之妍媚鄭松江澈之遒緊高霽峯敬命之穠富許荷谷篈之超敏林白湖悌之爽快崔孤竹慶昌之清淑白玉峯光勳之瘦朗李蓀谷

達之孤絶崔蘭易忠之沉健李月沙（逵龜之和遠申象村（欽之粹潤李五峯（好閔之韻銳李芝峯（粹光之溫麗東五山（天輅之轟浩李體素（春英之驕湯李東岳（安訥之混雄洪鶴谷（瑞鳳之警策金清陰（尚憲之恬整張谿谷（維之瑩徹達李觀海（敏求之開曠李渾堂（植之精緊李白州（明迭各臻其極而至於調格之卓邁當

崔瀣

一詩可以達事情通風諭也若言不關於世教義不存於比興亦徒勞而已崔拙翁瀣連職後詩曰蹇翁雖失馬莊叟詎知魚倚伏人如問當須質子虛以警患得患失之輩鄭雲谷誧示兒詩曰丞食甘藜藿無衣

鄭誧 字仲孚 本關 丙寅生 丙寅文科直提學 雲谷 二十八卷 詩話 詩話編白李法未詳 雲谷詩後集 誧別號

剖字上偏二字

日

勳知帶

愛葛絺若求温飽樂不得害先隨以警非分妄求之輩李稼亭穀有感詩曰身為蕨剖妻因徙室忘處心如淡泊遇事豈蒼黃以警人之物欲內蔽成獨谷石璘送人楓岳詩曰一萬二千峯高低自不同君看日輪上高處最先紅以警人之品性高下崔猿亭壽峴江上詩曰暮蒼江上天寒水自波孤舟宜早泊風浪夜應多有意流連退之意宋龜峯冀卿南漢詩送花歸棹晚待月下灘遲醉眼猶垂釣舟移夢不移有守操不變之意徐萬竹益咏雲詩曰漠漠復飛飛隨風任狗衣徘徊無定態東去又西歸以譬改頭換面隨勢翻覆者申春沿最歧灘詩曰歧灘石如戟舟子呼相謂出石猶可避暗石真堪畏譬口蜜腹劒潛發巧中者

我東自麗朝至于今作為詩話或小說以傳於世者夥矣各因

達之孤絶崔簡易岦之沉健李月沙（廷龜）之和遠申象村（欽）之粹潤李五峯（好閔）之頴銳李芝峯（粹光）之温麗車五山（天輅）之轟浩李體素（春英）之驚湯李東岳（安訥）之混雄洪鶴谷（瑞鳳）之警策金清陰（尚憲）之恬整張谿谷（維）之艷達李觀海（敏求）之開曠李澤堂（植）之精緊李白洲（明漢）之豪逸各臻其極而至於調格之卓邁當以朴挹翠閣為主情境之諧和當以權石洲（韠）為宗體制之奇拔當以鄭東溟（斗卿）為冠余欲以企齋敵司諫石洲敵益齋東溟敵文順具眼者以為如何（壺谷詩話）

崔瀣

一詩可以達事情通風諭也若言不關於世教義不存於比興亦徒勞而已崔拙翁瀣逸職後詩曰塞翁雖失馬莊叟詎知魚倚伏人如問當須質子虛以警患得患失之輩鄭雲谷誧示兒詩曰丞食廿蔡釐無衣

字景明号拙翁一号猊山農隱逸士事而又性之譽中歸於相大牙成雞林人

鄭誧字仲孚本開城人丙申生丙寅文科直提學号雲谷二十八歲成事詩詞簡古李法未詳雲谷著後集一卷行於世

剝字下缺二字

愛鳥絺若求温飽樂不得害先隨以警非分妄求之輩李稼亭穀有感詩曰身為蔵剖珠妻因徙室忘處心如淡泊遇事豈蒼黃以警人之物欲內蔽成獨谷石璘送人楓岳詩曰一萬二千峯高低自不同君看日輪上高處最先紅以警人之品性高下崔猿亭壽峴江上詩曰暮蒼江上天寒水自波孤舟宜早泊風浪夜應多有意流湧退之意宋龜峯翼蒙南漢詩送花歸棹晚待月下灘遲醉睡猶垂釣舟移夢不移有守操不變之意徐萬竹益咏雲詩曰漠漠復飛飛隨風任狗衣緇細無定態東去又西歸以譬改頭換面隨勢翻覆者申春沿最岐灘詩曰岐灘石如戟舟子呼相謂出石猶可避暗石真堪畏譬口蜜腹劒潛發巧中者小華詩話

勵知常我

東自麗朝至于今作為詩話或小說以傳於世者夥矣各因

御佛性守護文殊師利菩薩

剖字下漏二字

日

勉知帰

愛篤絺若求温飽樂不得害先随以警非分妄求之輩李稼亭穀有感詩曰身為蔵剖珠妻因徙室忘處心如淡泊遇事豈蒼黄以警人之物欲内蔽成獨谷石璘送人楓岳詩曰一萬二千峯高低自不同君看日輪上高處最先紅以警人之品性高下崔猿亭壽峴江上詩曰暮蒼江上天寒水自波孤舟宜早泊風浪夜應多有意流謗退之意宋龜峯翼蒻南漢詩迷花歸棹晚待月下灘遲醉睡猶垂釣舟移夢不移有守操不變之意徐萬竹益咏雲詩曰漠々復飛々随風任狗衣徘徊無定態東去又西帰以譬改頭換面随勢翻覆者申春沿最岐灘詩曰岐灘石如戟舟子呼相謂出石猶可避暗石真堪畏譬口蜜腹劒潜發巧中者小華詩注

我東自麗朝至于今作為詩話或小説以傳於世者夥矣各因

聞見而筆之其詳略之不侔取舍之不同無足怪也至於作者之姓名互換朝代或舛如石頭松老一片月天末雲低千點山之句李仁老破閑集以鄭知常詩載之崔滋補閑集以榮陽補闕詩錄之上磨星斗屋三角半出虛空樓一間之句補閑集以使臣崔姓名之者載之李齊賢櫟翁稗說以鄭知常詩錄之水鳥浮還沒山雲斷復連徐居正東人詩話以唐時高麗使詩載之書伸謏聞瑣錄水鳥浮還沒以士人沈善詩錄之山雲斷復連以參判洪逸童詩錄之春愛亂於絮二世羈愁強似曾三家之句權應仁松溪謾錄以魚無迹詩載之申欽晴牕軟談以文官朴蘭詩錄之使觀者莫知適從展轉失真若非博洽之士安得辨主客而定是非耶後之秉筆記詩者不可不審也（小華詩評）

佔畢齋集曰自學詩來得我東詩而詩之名家者不啻數百
由今而上遡羅季幾一千載其間識風教形美刺開闔抑揚
深得性情之正者可以頡頏於唐宋模範於後世云蓋東方
詩學始於三國盛於高麗極於我　朝自佔畢至于今亦數
百年文章大手相繼傑出前後作者不可勝記雖比之於中
華未足多讓豈太師文明之化有以致之歟今姑百取一二
俾後人見一木而知鄧林之多材云爾余每誦金侍中即景
詩驚雷盤絶壁急雨射頽陽則駿其奮迅鄭學士杜鵑詩聲
催山竹裂血染野花紅則怪其工艷李白雲濕湘院詩竹虛
同客性松老等僧年則慕其孤高李牧隱浮碧樓詩城空月
一片石老雲千秋則服其清遠卞春亭春事詩幽夢僧来解
新詩鳥伴吟則悦其清新金平崖山寺詩胸虛僧結衲塔靜

功字脫三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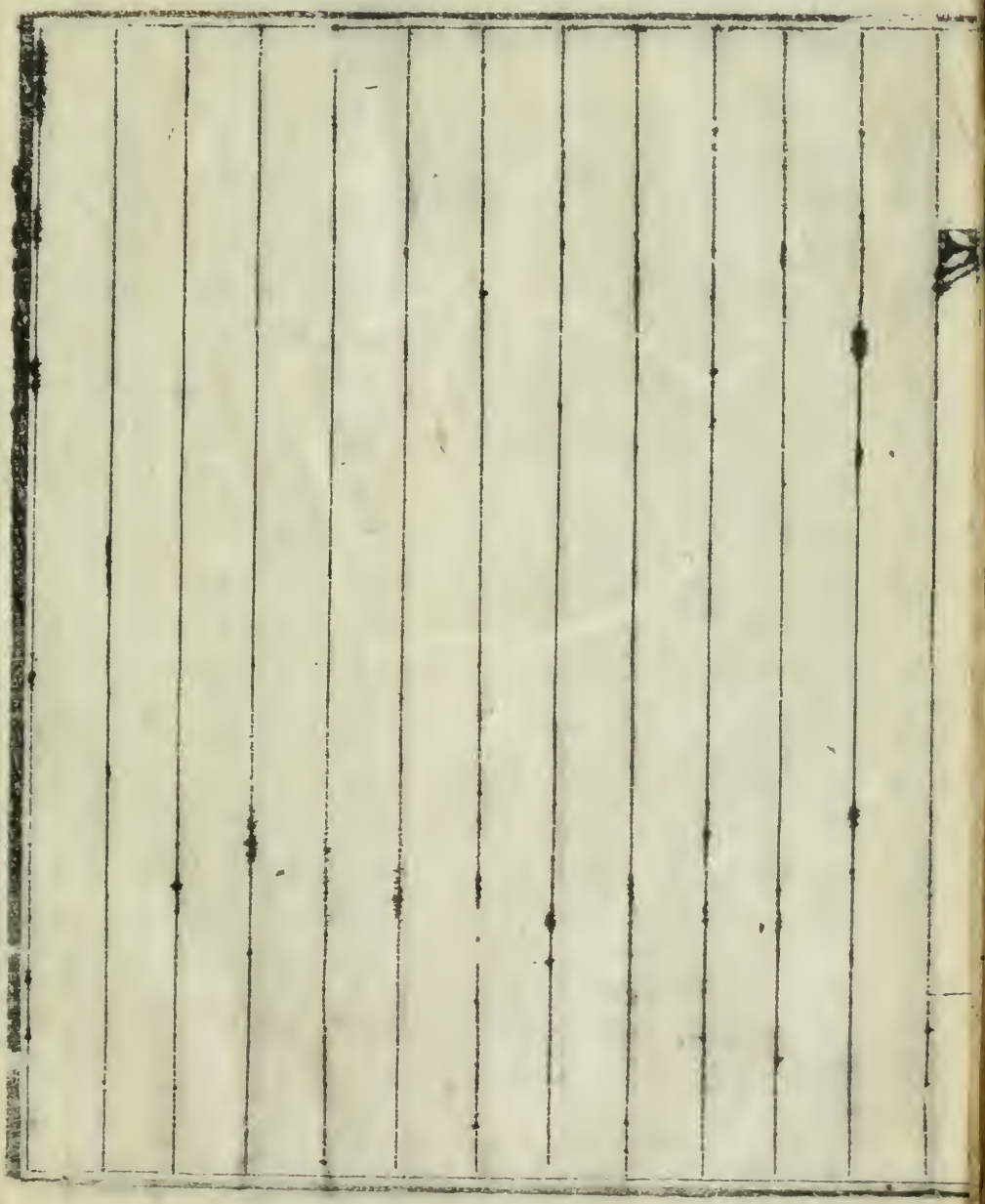
客題詩則愛其閑雅佐佛齋仙槎寺詩青山半邊雨落日上方鍾則嗟其清亮金冲菴寒碧樓詩風生萬古穴江撼五更樓則喜其豪壯李容齋溪上即事詩鑿泉偷岳色移石救溪聲則想其奇功鄭湖陰感懷詩未得先愁失當歡已作悲則覺其清切崔東皐除夕詩鴻潛未許割羊脾不須烹則歎其奇健車五山孤雁詩山河孤影沒天地一聲悲則畏其秀逸

恭愍王

○小華詩評

時每於端午前選武官年少者及衣冠子弟習擊毬之藝至其日於九達之傍設龍鳳之帳王幸帳殽排宴設女樂卿大夫從之擊毬者盛服一鞍之費直中人十家之產分二隊於左右鼓一人執毬而進步中奏樂之節當殿前唱詞云滿庭簫鼓簇飛毬綵竿紅網捻擡頭唱訖而退恭愍時我太

祖亦與其選擊砲防尾橫防之法擧國驚駭以為前古未聞



本朝

定宗庚辰二年九月 上與 世子 太宗諸德壽宮設宴獻壽
太上王 太祖 作詩曰年雖七十心相戀 上屬對曰夜已三更
興不窮盡歡而罷 寶鑑

知詩難於作詩自古能詩者咸以逸詩為難余聞之先輩趙石磵所選三韓龜鑑多所缺略柳夢寅大東詩林未免固陋徐四佳東文選即一類聚亦非選法穌陽谷續東文選取舍不公頗因愛憎金佔畢青丘風雅只取精簡遺其發越柳西坰續青丘風雅與奪不明未得要領惟許筠國朝詩刪澤堂諸公皆稱善揀詩刪之盛行於世蓋以此也然其中所謂鬼作兩首伽倻仙女詩及李顯郁詩皆古人所作故余表而出之以破其虛妄伽倻仙女詩即國初

人都元興次林椿諸人嶺南樓韻詩而輿地勝覽所錄也其詩云金碧樓明壓水天昔年誰搆此峯前一竿漁父兩聲外十里行人山影邊入檻雲生巫峽曉逐波花出武陵烟沙鷗但聽陽關曲舟識愁深動別筵李顥郡詩即皇朝王陽明盧山閑元寺作也載在本集其詩云秋山路僻問歸樵為指前峯石逕遙僧與白雲還暝磬月隨滄海上寒潮世情老去渾無賴幽興年來獨未消回首孤航又陳迹疎鍾隔浦諸夜迢迢隱筠乃假設名姓欲瞞後人眼目何哉且以世情老去語意見之必是人間語而非鬼作明矣余之此論近於老吏斷獄陽明有靈想抵掌於冥冥也(小華詩評)

天使到我國者皆中華名士也景泰初年侍講倪謙給事中司馬詢到國不喜作詩謙雖能詩初於路上不留意於題咏至

謁聖之日有詩云濟々青衿分左右森々翠栢列成行是時集賢儒士金盛見之哂笑曰真迂儒教官所作可袒一宿而制之及遊漢江作詩云緩登傑閣縱奇觀又棹樓船泛碧湍錦纜徐牽緣翠壁玉壺頻送隔雕欄江山千古不改色賓主一時能盡歡遙想月明人去後白鷗飛占鏡光寒又作雪霽登樓賦揮毫灑墨愈出愈奇儒士見之不覺屈膝館伴鄭文成不敢敵　世宗命申泳翁成謹甫往與之遊仍贈漢詩侍講愛二士約為兄弟相與酬唱不輟竣事還抆淚而別　世祖朝翰林陳鑑到國翰林見畫蓮作詩曰嫂々屬玉似相親出水紅蓮更逼真名播頌聲緣有客愛涇周後豈無人遠觀自可祛煩暑竝立何曾染俗塵料得丹青知此意絶勝鵝鴨惱比隣朴延城為館伴次韻云水鄉花島邈難親筆下移來

巧奪真菌蓋初開如欲語鷺鷥閒立不驚人游泥淨爭還無
染水雪高標迥脫塵玉署儒仙者不厭清儀馨德與相隣從
事李胤保之所作也又作喜晴賦金文良即依韻次之翰林
大加稱賞曰東方文士與中華無異矣其後陳給事中嘉猷
到國謁箕子廟作詩曰炮烙烟氣玉帛裏佯狂心事有琴知
言垂千載存洪範人到三韓謁舊祠為人美容姿顯臂如畫
信乎人與才兩美也其後給事中張寧以我國擅殺野人事
來問平壤舟中詩云平壤孤城發曉裝畫船簫鼓麗春陽鳥
邊雲盡青山出渡口潮通碧海長共喜皇恩同大地不知身
世是他鄉清尊且莫頻相勸四壁東風酪渺茫遊漢江作詩
十首其一曰東國有高樓ㄴ前漢水流光搖青雀舫影落白
鷗洲望遠天疑盡凌虛地欲浮八隱風日好下榻更淹留餘

九首亦佳又作穰讓論云古人所不言之事大抵詩文皆飄
飄然有凌雲出塵之思非他俗子所可彷彿也其後太僕丞
金湜中書舍人張城到國金湜善詩尤長於律筆法臻妙畫
竹入神人有求畫者以左右手揮灑與之又畫一簇呈于
世祖世祖令畫士粉描加彩又令文士作詩言奪胎換骨之
意請宴之日掛諸壁問太僕初見不識熟視大笑曰此大王
顛倒豪傑處也天使詩曰新試東藩雪学袍夜深騎鶴過江
皐玉簫聲透青天月吹落丹山白鳳毛申高靈詩云天上儒
仙蜀纈袍筆端清興寄林皐青丘正值千齡運玉葉瓊枝化
翠毛金垂崖詩云十載春風梁舊袍貞姿會見雪霜皐誰教
白質還青骨變化中山一頴毛李文簡詩云霜雪癯姿枝翠
袍鋒龍風雨夔江皐歲寒結得枝頭實棲集丹山五彩毛徐

遼城詩云此君奇節可同袍玉立亭亭萬丈皐龍騰變化應多術一夜雷風撥骨毛金福昌詩云苦節何曾撥故袍枉教堅白辨湘皐晴色披得鵝溪繭依舊青頰玉毛慵齋叢話(一)古人於詩投贈酬答但和其意而已次韻之作始於元白往復重押愈出愈新至歐蘇黃陳而大盛然於詞賦用韻未之聞為我國凡皇朝使臣采風觀謠之作例皆賡和之雖詞賦大述亦必步韻明使陳鑑作喜晴賦世廟難其人召金乖崖守溫曰汝試為之乖崖退私宅獨卧廳事中凝神不動凡若僵屍締思數日方起令人執筆書進文瀾沛然辭意貫屬韵若天成世廟讀之喜命崔寧城恒潤色之寧城竄改數句乖崖笑曰安有持刻畫無鹽之餘為西子補粧者耶陳鑑見之果大加稱賞而指點改下處曰非本人手段自是乖崖之

名大播中朝後垂崖入覲帝庭翰林院帶牙牌學士環立賞見曰此金喜晴也詔使傀謖之来申保閑叔舟與之遊賞手把一集衣面以小楷書泛翁（保閑之字也）二字乃匪懈堂筆也傀謖見之曰筆法甚妙此誰所書也文忠詭言吾友姜景愚（希顔之字也）謖出紙求書贈以仁齋（希顔之號也）書謖曰非一筆也世廟聞之曰王子公孫貴字文雅其於藝何諱令匪懈堂書與之後國人赴燕者求如筆燕人曰東國自有第一何勞遠購以是知清之（匪懈堂之字也）之蹟見重於中國也陳傀藻識之神能辨其真贋於斐白尺字之間誠可貴也　成廟朝祈戶部頃来須帝命途道所由覽物興咏遠接使徐四佳居正以為平之心易之竣使来明日四佳以漢江之游請頃曰諾在道酬唱客先主人明日江上主人先客以起興可也四佳頷述

一律並録夙制永川明遠樓詩韵曰當竪此老降旛矣到濟
川亭酒未半於座上微吟若為搆思之状索筆書呈一聯有
曰風月不隨黃鶴去煙波長送白鷗来頃即席走毫曰百濟
地形臨水盡五臺泉脉自天来顧四佳曰是否筆鋒横逸不
可枝捂四座皆色沮垂崖亦頽席當和押有堆字苦吟思涸
攢眉顧人曰神耗意竭吾其死矣久乃僅綴云崇酒千瓶肉
百堆角後又有頭字押垂崖云黑雲含雨已臨頭順曰可洗
肉百堆乘舟放棹頃流而下江山役神觴豆疲形操觚瀝精
不暇流眄西日半啣夕波微興倚蓬瞑目之頃舟至垂頭峯
下戶部閣目曰是何地名古者曰楊花渡即吟一律人從竹
葉杯中醉舟向楊花渡口横四佳次韻山似高懷長偃蹇水
如健筆更縱横二公巧速略相敵猶兩雄對陳持久不決奇

正變化莫不相語鋒交戰合電流雷迅而揖讓之氣存乎旗
鼓之間雖堂ゝ八陣擧扇指麾而仲達之等無遺策亦未易
降也順常曰先生在中朝亦當居四五人内矣還至臨津舟
上四佳先賦古風長韵頃卷紙尾置案上手披徐ゝ覽一句
輒成一句手眼俱下須臾覽訖而步韵亦訖步韵而筆猶不
停連書竟紙颯ゝ風馳兩驟而一篇又成四佳眠之顧從事
蔡懽齋曰速矣多矣頷稍蹙然即連賡兩什意思泉湧浩ゝ
莫竭彼一再唱和必重累以多為勝此亦稀世之捷手也
中朝人士見國人問徐寧相安未崔司諫溥常自恥羅濛海
至台州沂藕杭而来南人亦有問者四佳名聞於天下可知
也厥後董侍講越来行到平壤城張盛席于風月樓按察成
虛白俔儀貌不揚董使以為州官視之不甚省及酒酣賦詩

在座皆和虛白之作有紅雨滿庭桃已謝青錢點水藻初浮
等語董使改容曰此人何故作州官接伴許忠貞公琮答曰
我國重觀風揀朝右為之董使風月樓記云觀察內秀而文
蓋以此也逮曰旋臨鴨綠江祖餞波此俱有惜別之色忠貞
作一絶云青煙漠漠草離離正是江頭欲別時默默相看無
限意此生何處更追隨董使覽而悅之即次曰重上蘭舟話
別離相逢莫道更何時舊花細雨挑燈夜兩地應知有夢隨
因相視不覺淚下信乎情志同歸不間風土也正德辛巳嘉
靖 皇帝立唐修撰皐等来宣登極詔伴使李容齋荇初於
譙接交酬舉觴前揖皐輒申手執其臺少推之俾稍却立似
有厭近之意皐有飲酪詩容齋連次四絶曰柳下膏中定自
和休論酪性更如何芳名得上詩人句已比尋常酒德多盃

梅今日不須和奈角幾傷真性何若使次公知此味當時未
必戎無多一椀嘗來返太和新詩得意妙陰何若將麴蘗論
憂劣一段天真汝自多香粳雪乳共調和滋養工夫捨此何
熊掌從来非所欲子與之論有誰爭自是交際款昵常稱詩
壇老將詞翰動人類如此近時中朝有一禮部郎奇禁國人
購書籍乃以謂文章爭流出海外也以我國為禮義文獻之
邦不鄙夷之者爭在是角誠使我國文士入中朝贊定高下
於諸老間豈盡爭讓於彼哉其不間於古今華夏明矣龍泉談寂

薛緯為人廉謹仕萬頃時誤被監司所訟投劾而去留詩云數
年江郡獨鳴琴志在山高與水深世上難逢鍾子耳絃中誰
會伯牙心輿地勝覽

時世間萬事皆如此扣角狂歌誰得知

在座皆和虛白之作有紅雨滿庭桃已謝青錢點水藻初浮等語董使改容曰此人何故作州官接伴許忠貞公琮答曰我國重觀風棟朝右為之董使風月樓記云觀察內秀而文蓋以此也逮回旌臨鴨綠江祖餞彼此俱有惜別之色忠貞作一絶云青煙漠漠草離離正是江頭欲別時默默相看無限意此生何處更追隨董使覽而悵之即次曰重上蘭舟話別離相逢莫道更何時舊花細雨挑燈夜兩地應知有夢隨因相視不覺淚下信乎情志同歸不間風土也正德辛巳嘉靖皇帝立唐修撰皐等來宣登極詔伴使李容齋荇初於讌接交酬舉觴前揖皐輒申手執其臺少推之俾稍却立似有厭近之意皐有飲酪詩容齋連次四絶曰柳下膏中定自和休論酪性更如何芳名得上詩人句已比尋常酒德多盃

梅今日不須和奈角幾傷真性何若使次公知此味當時未
必戒無多一椀嘗來迓太和新詩得意妙陰何若將麴蘗論
憂劣一段天真汝自多香粳雪乳共調和滋養工夫捨此何
熊掌從来非所欲子與之論有誰灵自是交際款昵常稱詩
壇老將詞翰動人類如此近時中朝有一禮部郎奇禁國人
購書籍乃以謂文章灵流出海外也以我國為禮義文獻之
邦不鄙夷之者灵在是角誠使我國文士入中朝贊定高下
於諸老間豈盡灵讓於彼哉其不間於古今夷夏明矣龍泉談寂
薛緯為人廉謹侍萬頃時誤被監司所訟投劾而去留詩云数
年江郎獨鳴琴志在山高與水深世上難逢鍾子耳絃中誰
舍伯牙心 輿地勝覽 魚枕檀弾皮張記曰宣統中西多頃侍 世祖

在座皆和虛白之作有紅雨滿庭桃已謝青錢點水藻初浮

黃衛中廟朝名將也生而有神威聲如洪鍾居在阿峴而語音聞于闕內　成廟每當曉認其咳聲輒曰黃將軍起矣時有臺官論公居官臨用二端木綿敗逋悖沁都未幾對馬島倭作亂起公為將公自辭論已臺官為從事方其交戰使從事隱身於胡床下以避之公撥桅督戰神彩自若倚閤從事曰能直二匹木否從事不為惶惻是役也公有詩曰建節高臺起大風海雲初捲日輪紅倚天撫劒頻回首馬島彈丸指顧中詩亦見其氣像也遺墓寄在沁都至今著靈嶺樵牧不敢侵每當祭日婢僕稍有不謹輒致冥罰記聞○官工判謚莊武

慶延徵君居清州之終南芳山性至孝　世祖徵拜不起　成廟召見問曰冰凍時得魚供父又江菜生信乎對曰病父思食魚膾臣設網甚密幸而得之此豈異事　上曰何不異

溺予對曰川小水淺雖潦漲不過腰膝　上曰與古割冰得
魚同也仍教曰忠孝貴於兩全何為不仕對曰君上用之則
仕不用則不欲求進也　命除職拜六品官旋拜尼山縣監
吏民畏愛佔俾齋過真廬詠詩曰揚聲嵇曾閱錫爵過熟華
遺愼　○字大有清州人
世稱徵君先生

李英賢當未衝揣媸少忤者家立碎公終不為骫骳元衡等雖
大恚顧公無辭可指終免其釁嘗有詩曰誰知天有眼一一
見人情善惡幾徵隱災祥感應明此可見公之大畧也　墓
表　○

字希聖廣州人　中宗

文瑾以司諫為養為金海府使金冲庵以詩送之有大器高時
望之句未一歲惠化大行又以刑曹參判出為慶尚右道監
司己卯十一月貞等啓北門潛入衆賢殲焉公適與左道監

司李沆相會聞之藍然驚慟即退就舍沆揚揚自得終夜燕樂貞等退沆為大司憲沆聞命即行有衮黨贈以詩曰會看一鶚上秋天沆既至即劾公公退居龍宮之舊業（宋于庭撰墓碣）

（字士輝南平人弘治丙辰文官參判第掌令壁字伯玉）

朴紹依外氏于陜川慨然有求道之心寒暄堂金公遺跡在郡境公從古老得聞其緒餘師法不怠入伽倻山讀書不出山門七八年金慕齋安國按節嶺南以詩贈之曰聞說寒暄棲築地伽倻應是武夷山蓋喜其私淑有人也（宋于庭撰墓碣）（字彦胄陜川）

成守琛年二十二丁思肅公憂（純大司憲公考）守墓坡州役毀過禮晨起掃塋域焚香拜跪暮亦如之祁寒溽暑不廢有客過其廬感其孝誠投詩而去詩曰成門有二子孝行結寒君吸

誠橫日焚香哭徹雲禮神朝與夕謁墓曉暮瞻一法朱門閉
當今此怡閑（行狀○字仲玉昌寧人以蔭官至司紙歸鞍松後
持論執義牛溪考中宗朝卒年七十一）

梁山甫金河西先生之執友也公嘗慕陶靖節出處之正周元
公道學之妙河西嘗留宿而題詩曰怡然一室中生事何須
問壁裡有陶詩無人知遠韻窓明戲軸淨水石映圖書精思
隨偃仰妙契入鳶魚正德己卯（中廟親臨試士命題以夙
興夜寐箴公作八格因疊啓見削）上甚惜之召見而慰諭
之仍有恩賜河西挽公曰弱歲承天寵卿此事也公嘗推演
孝德之義作賦一篇河西歎曰言言痛切曲盡理致挽所謂
弦年闡性源者此也後有再廣一篇行於世（宋子所撰行狀○字彦鎖
潭州人

歸厚麓亭
靜庵門人

李潤慶公嘗駁李芑廢陰出牧星州士民之誣有雲間李使君

之句可見其心服焉 ○ 宰重吉廣州人歸崇德縣中乘錄 ○ 甲午文官兵判正祖公薨慶光

孫仲暾 正宗庚戌嶺南儒生請書院賜額疏曰慶州府故吏判孫某即 中廟名臣忠八文忠公金宗直門得聞淵源云云又曰故判書元稹蔡詩曰學臻誠明尋往緒心恃清白繼芳聲左尹朴祐詩曰醇儒正學尋遺緒直士高風立俗人其他諸人贊美不可盡記此皆當時名碩必不至阿其所好云云建于東江上此卽平日嘯咏之地請褒額 答曰嘗可

輕議云云 記聞 ○ 中廟朝文判景愚公

凡纂書者必巧擷精實勿之有踈然後可以傳信而朴汝孚恭淳尹廣州也刊行許筠所纂國朝詩刪其中酒泉縣七律乃申企齋光漢詩而係於奇服齋遵蓋詩刪元本服齋詩次

申光漢

在企齋之下 ○ 恩汝孚誤錄企齋名於其第二作故此詩自爾上

係服齋之作矣企齋此詩既收載於本集且釘板於懸壁而其謬如此且七絶中題僧軸詩疎雲山口草菴ㇾ夜逐香烟到水西醉後高歌答明月江花落盡子規啼詩首係於權石洲而考之石洲之集而無有余家有詩刪舊本此乃李嶸詩而次在石洲之上此亦汝孚誤漏李嶸名故通係於石洲疎卒甚矣且其呼稱栗谷初出山詩乃許筠贋作自註曰本集不載似為三四諱之其意不難知而汝孚刊正而不刪此詩無錄其註致有訛謗自朝家竟命毀板纂書者宜戒之小華詩話

李荇詩家最忌剽竊古人曰文章當自出機杼成一家風骨何能共人生活耶此言甚善而先輩亦多犯之李容齋詩一身千里外幾雪五更頭用唐顧況詩一家千里外百舌五更頭之句林石川江月圓還缺庭梅落又開用金克己多情

塞月圓還缺火桮山花落又開之句蔡湖洲荒林秋盡雨窮
店夜深燈用唐司空圖詩曲塘秋盡雨方淸夜深船之句三
人皆沿襲前人詩蔡又有贈僧詩云法門有三乘最下是輪
回去從何處去來從何處來蓋用佛家語也金河西麟孚詩
載續青丘風雅其詩云來從何處來去從何處去來無定
蹤悠悠百年許蔡下句全用金上句此李相國所謂拙盜易
擒體數金息菴斯百常以接慰官至東萊登海雲臺俯瞰滄
溟浩浩漫漫一碧萬里賦詩曰錦幛出李倫古人尚云倏誰
家碧綾羅鋪盡千萬里蓋出於麗朝崔拙翁灑咏兩荷詩貯
椒八百斛千載笑其愚如何碧玉斗竟日量明珠金又於滄
海中見時有微波獨涌雲色亂灑詠一絕曰聞道海觀音高
捧蓮花座呪有白玉童擎出嫂嫂朶蓋出於宋楊大年白芙

武士也字子賀

李長吉守義興民甚苦作詩嘲之云子賀子賀復子賀官帑民財一併空唯有江山移不得命工圖此障風

松溪漫錄

須知黃雀奈君何林子中誚責戎輕薄矣吾東方亦有武士

李長吉守義興民苦之作詩嘲之云子賀子賀長吉字子賀復子賀官帑民財一併空唯有江山移不得命工圖詩雖可觀實嗣宗之罪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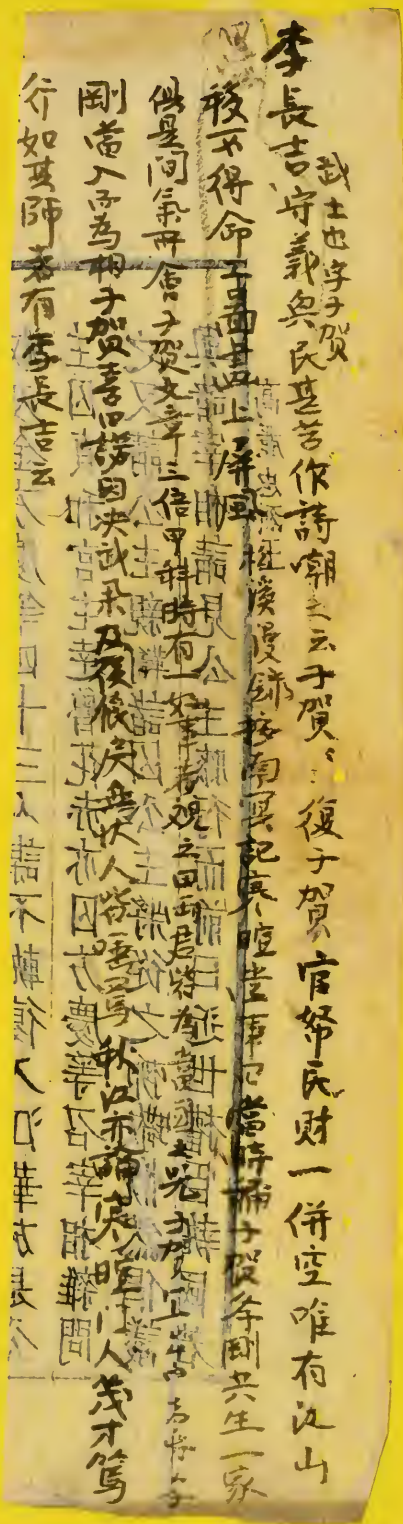
松溪漫錄

梁子潑潘瀘處士之子金河西之婿也公嘗制除詔河西猶有功功之衣河西贈詩曰桑梓榮時兩三春寸草心君歸一室裡經義細追尋其慰諭期待之意深矣庚申河西沒同門諸

蹇月圓還缺火移山花落又開之句蔡湖洲荒林秋盡雨窮
店夜深燈用唐司空圖詩曲塘秋盡雨方淸夜深船之句三
人皆沿襲前人詩蔡又有贈僧詩云法門有三乘最下是輪
回去從何處去來從何處來蓋用佛家語也金河西麟孚詩
載續青丘風雅其詩云來從何處來去從何處去又來無定
蹤悠〻百年許蔡下句全用金上句此李相國所謂拙盜易
撝體數金息奢斯百常以接慰官至東萊登海雲臺俯瞰滄
溟浩〻漫〻一碧萬里賦詩曰錦幛出李倫古人尚云後誰
家碧綾羅鋪盡千萬里蓋出於麗朝崔拙翁灑咏雨荷詩貯
椒八百斛千載笑其愚如何碧玉斗竟日量明珠金又於滄
海中見時有微波獨涌雲色亂灑詠一絕曰聞道海觀音高
捧蓮花座呪有白玉童擎出雙〻朶蓋出於宋楊大年白芙

落詩昨夜三更裏姮娥墮玉督馮夷不敢受捧出碧波心皆
摸倣古作終無痕跡真得奪胎之法為詩者宜可戒可法○小筆
李長吉昔翟嗣宗尉淮南頗為監司所窘題蜘蛛詩云織絲來
往疾如梭長愛騰空作網羅害物身心雖甚小漫天綱紀亦
無多林間宿鳥應嫌汝簾下飛虫最惧他莫學螳蜋捕蟬勇
須知黃雀奈君何林子中誚責戒輕薄矣吾東方亦有武士
李長吉守義興縣民苦之作詩嘲之云子賀子賀長吉字子賀復
子賀官帑民財一併空惟有江山移不得命工圖詩雖可觀
實嗣宗之罪人也松溪漫錄
梁子澈滿灑處士之子金河西之婿也公嘗制除謁河西猶有
切切之哀河西贈詩曰桑梓築時兩三春寸草心君歸一室
裡經義細追尋其慰諭期待之意深矣庚申河西沒同門諸

塞月圓還缺火柊山花落又開之句蔡湖洲荒林秋盡雨窮
店夜深燈用唐司空圖詩曲塘秋盡雨方淸夜深船之句三
人皆沿襲前人詩蔡又有贈僧詩云法門有三乘叅下是輪
回去從何處去來從何處來盖用佛家語也金河西麟孚詩
載續青丘風雅其詩云來從何處來去從何處去又來無定
蹤悠〻百年許蔡下句全用金上句此李相國所謂拙盜易
攙體歟金息菴斯百當以接慰官至東萊登海雲臺俯瞰滄
溟浩〻漫〻一碧萬里賦詩曰錦幛出李倫古人尚云後誰
家碧綾羅鋪盡千萬里盖出於麗朝崔拙翁灌咏雨荷詩貯
椒八百斛千載笑其愚如何碧玉斗竟日量明珠金又於滄
海中見時有微波獨涌雪色亂洒詠一絶曰聞道海觀音高
拟蓮花座呪有白玉童擎出嫂〻朶盖出於宋楊大年白芙

李長吉守義與民甚苦作詩嘲之云子賀子賀復子賀官妨民財一併空唯有边山


瀋及金方慶等四十三人請不勦復入汪華方是公
主因貞和宮主達魯花赤亦因方慶等召宰相雜問
之又請公主親鞫諸囚公主將從之孛璘慨然倡議
與諸宰相請見公主膝行而前曰近世權臣執國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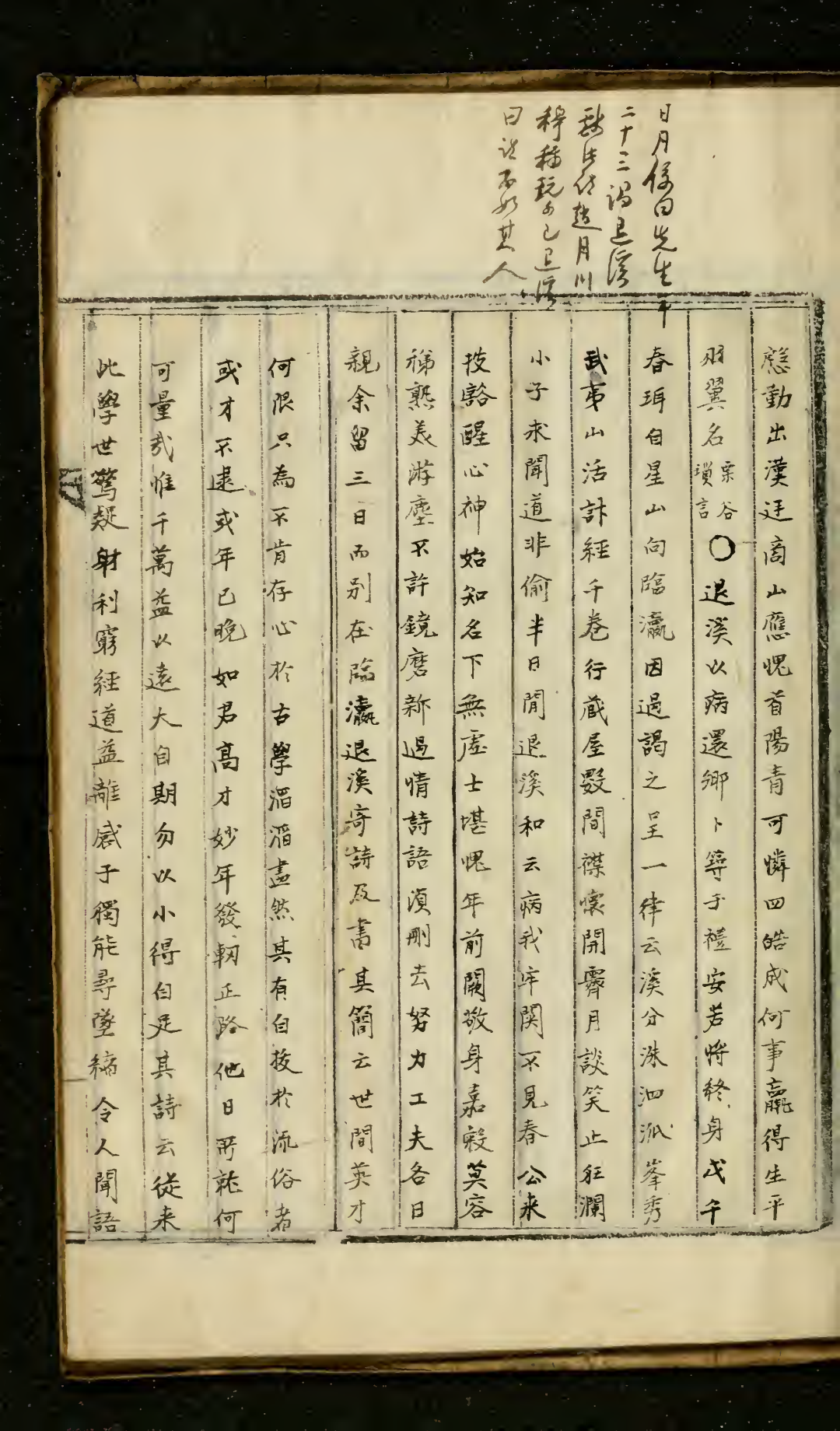
蓉詩昨夜三更裏姮娥墮玉簪馮夷不敢受捧出碧波心皆摸倣古作終無痕跡真得奪胎之法為詩者宜可戒可法○小華

李長吉昔翟嗣宗尉淮南頗為監司所窘題蜘蛛詩云織緜來往疾如梭長愛騰空作網羅害物身心雖甚小漫天綱紀亦無多林間宿鳥應嫌汝簾下飛虫最惧他莫學螳蜋捕蟬勇須知黃雀奈君何林子中誚責戎輕薄矣吾東方亦有武士李長吉守義興縣民苦之作詩嘲之云子賀長吉字子賀復子賀官督民財一併空惟有江山移不得命工圖詩雖可觀實嗣宗之罪人也松溪漫錄

梁子澈蒲澤處士之子金河西之婿也公嘗制除詔河西猶有切切之哀河西贈詩曰桑梓築時雨三春寸草心君歸一室裡經義細追尋其慰諭期待之意深矣庚申河西沒同門諸

公如鄭松江澈議撰行狀咸以推公其文在河西集中又有詩曰道義千年重文章一代傾因心敦孝友應主盡忠誠又曰顏賦沈潛賢曾加篤實工春風吹座暖霽月照心空又曰鳴詩豈是攻詩客窩酒還非嗜酒人共說好賢如好色從知愛道不愛貧可謂善形容有道者氣像是不待後世而有千雲霓夫也（朱子所撰行狀）（李仲明篤敬嚴毅宣祖朝以逸薦官至縣監）

李珥嘗曰余讀漢史惟四皓之出處不正未敢顯言非之及見退溪質之正與鄙意相合但未見先正之論一日覽性理大全朱子曰四皓恐非儒者只是智謀之士余乃信吾見之不謬也嘗有咏四皓詩云唐虞世遠更何求一出商顏亦浪遊可惜龍顏空大度得賢終讓建成侯又嘲儒冠亦一奏如何更作漢家臣卿知四皓商山老盡是東宮頓死人又嘲幣



發新知又曰歸來自歎久迷方靜廖才窺隙裡光勸子及時追正軌莫嗟行脚入窮鄉余和云學道何人到不疑病根嗟我未全離想應捧飲寒溪水冷澈心肝只自知早歲奏糧走四方馬飢人疲始回光斜陽李在西山上旅客何愁遠故鄉上同(○)癸未先生舟下海州有詩云回遠雲供黑中天日正明孤臣一掬淚灑向漢陽城愛君憂國之志切矣又曰風塵勿使二毛生一葦歸來萬事輕江上青山不相厭世間交道在無情傷時歎俗之意深矣安牛山錄○壬午先生拜吏判三辭不獲既就職有寄牛溪一絕云盛際千年會憂時一病身頓回巖穴老終作匪躬臣附錄

趙憲栗谷愠于羣小先生上詩曰水炭元難合陽道恐漸銷自

此遂貳於李潑金宇顒諸人 行狀 先生寄信斗栄二栄生只以
權位二先生為盡滿小人以毒崇二先生者為君子以至詈
怨塔立至於按治居停主人使無容接而親舊或非門不納
獨一松沈相公日往候之且以詩慰之曰狂言滿紙皆忠胆
鼎鑊前頭數聖明 先生配吉州時沒要謀反事覺者數具
棠梨書伏誅湖南生員梁千會梁山璹等上疏訟先生 上
當初之窜實非余意卽命放之先生回到北嶺有詩曰北
閉君恩重南州母病深歸天有歸日感淚自盈襟 安士所
在栗谷門下勤請同遊以修尚小學詩曰君不見朱文公小
學書收心養性之所於細領昭昭節目備若欲為人其後論
通来德水有明訣必使英才先是書黨風庶見變又變半道

李恒福公諡狡有一士以詩悼之曰黧柱擎天天妥帖黧七柱
折奈天何北風吹送四山雨我淚多於此雨多 續雅錄
李舜臣舟師泊閑山島詩云閑山倚島月明夜柝聲催不
안저一長劒겻희노코긴호흠호는밤의어듸서一聲胡笳
는남의애을긋느니 記聞
韓浚謙 宣廟朝慶興鹿屯島募民屯種致虜大入被殺殆盡
上傷之出 御題悼鹿屯島戰亡將士律詩命近侍製之公
以翰林居首其結句曰邊奏由來難盡悉九重寧悉此間究
語涉微諷可謂得告君之體 芝峯類說
柳持敬萬曆丁酉公年二十二倭寇退據嶺徼有再逞之勢公
與儒生陳景文閔汝顏等舉義旅出禦郭軍容器備後棄舉
子業就武科捷兩科性偏愛竹自號竹翁自題壁曰自恨無

知己平生愛此君又寫墨竹曰墨竹箕裘清寒家世風平生心上事明月照青空公之中表弟聞好林公壞林公墳皆酬唱之鄉里傳為勝事 王翁所撰墓碣（字德久文化人武科水使）

柳根西堌集序曰集中所詠退陶先生者甚多而其一絕有云動察恒資靜養多豈啻褫衣於丞丈之閒即不然當日微言何自而得也 王翁文

沈喜壽一松集中有詩曰朝朝奚侍坪不謂室人知偶泄閑消息還慚白髮垂詩既不雅語亦近媟 記聞

金沙溪兒時不解作詩黃岡公命題漁夫使賦之沙溪苦吟半日始作一句曰江邊漁祖魚飧食黃岡卿其題大責之來翼卿適在座曰是兒頗純實多質類是遠到器若從我學性理之工可得成就黃岡仍命授業卒成名賢 記聞

王父二字未解

洪駿祥　　盡谷所選箕雅載

余族曾祖慕堂挽栗谷詩七言律而其頷聯曰洛下正逢司馬日蜀中新喪孔明時改孔明二字為卧龍豈盡谷誤聞而然耶司馬卧龍為巧對故抑以其私見而改耶不問於其子孫而改下則謬矣慕堂亦豈不知司馬卧龍為巧對而乃曰孔明者非但取其響韵卧龍即隱時之稱既為漢相以後不當用此號也余堂叔泛翁亦常口儤語云孔明不死雖復漢而何難召帝再生此與周之有望龍馬之對不為不巧而儤中不以為對王父不曰卧龍而曰孔明亦用此也此豈非明證乎且金柏谷龍山一絶起句曰古木寒雲裡秋山白雨邊盡谷選入此詩於箕雅而以寒為黄者亦何耶豈以黄白為色對而然耶余與柏谷最相善故慣聞此詩其所著詩話及

本集中載此詩而亦曰寒雲則箕雅之誤錄可知也已

金偉男受學于成牛溪先生為儕友所推重為工部郎時金清陰贈詩曰吾愛清真水部郎一生懷抱絕閑防孤蹤未肯窺侯館兩手猶能引酒觴永可以見公心法也

樂山光州人 宣祖朝文官通禮

李氏玉峯

自古選詩者非博識宏量固難乎取舍精覈近世南壺谷龍翼雜摭我東風雅詩刪詩話等書且取近代諸詩輯成一帙名曰箕雅自撰其序歷論前輩取選之失蓋自許其所選之精也然以余觀之取捨失於名實好惡偏於親疎未免為黨籍錯雜至於作者名姓亦多錯錄其中所謂閨秀趙瑗妾李氏春日有懷詩即蘭雪軒詩也載於本集其詩云章臺迫連斷腸人遶鯉傳書漢水濱黃

來于所撰墓碣 ○ 字子始號

楓谷轉位曰
黃鳥移楊
酬和亦愁
雁老於江
未覺今

鳥曉啼愁裡兩綠楊晴裊望中春瑤堦寐歷生青州寶瑟淒
涼開素塵誰念木蘭舟上客白蘋花滿廣陵津金萬英咏西
瓜詩即玉壺子鄭星卿児時所作亦載於本集云色似秋天
初霽後形如太極未分前劈破丹心香露滴相如從此懶尋
泉且權豁殷山詩首陽亦周土薇蕨累清風若解殷山在應
先箕子東此詩不載於石洲五兄弟聯珠録一家諸孫亦莫
有知者壺谷從何得之而選入於此耶(小華詩評)象
村晴曲軟談云趙璞妾李氏詩一句江湖鷗夢濶天入雁愁
長古今詩人未有及此者余見唐人項斯詩曰水遶萍勢遠
天入雁愁長李氏此句全出於此象村豈不見項斯詩耶余
見許氏蘭雪送其兄荷谷謫甲山詩五言律頸聯河水平秋
度關雲欲夕陽即唐人全句無一字異同此可謂活剥生呑

崔慶昌

者也（上仝

有一人詩曰炎風捲盡三韓去只有山川似昔時其時天使太監冊登出來責徵銀幣國內為之虛耗又當六月其姓冊冉與炎同音故云芝峯類說明

有一太學生萬曆辛亥因事憤激空館而出題詩曰嚴霜四月下菁莪只是狂愚豈有他田首洋宮香火滅杏壇寥落日初斜芝峯類說仝

咸鄭文孚為楊州牧使畜一猩名梅花沈惑廢衙崔慶昌贈詩曰官梅雪霽曉寒多小吏門前候早衙莫惟使君常晏出醉開東閣賞梅花蓋用何遜事以譏也芝峯類說仝

洪西洲禹敎狂士也自稱渴翁破衣冠顏白皙嗜學詩尤治善飲酒後必痛哭大呼趙汝式汝式即趙重峯守也見前所

未知之人雖顯者必甬汝之其九日客中詩曰九日高江秋氣寒他鄉與甬旅懷寬黃花不合白頭延紅樹何妨醉眼看鄴下詩翁猶病臥洛陽年少捨高官龔閒濁酒宜同醞宴下清風吹葛冠其音中徵旨可知詩話

柳克新夢鶴之子也夢鶴以學行拜持平出為襄陽府使克新隨父往時國諱有東西克新東人也常慨之行到薄秀坡有詩曰薄秀坡西二流水東流東海西流西嗚咽嗚不已誰人渡此不垂淚吾將邀朴穹氏之三兄弟盍酒萬鍾烹龍千鼎以為禮天吒山千丈萬丈幾箇拳峦指仙一彈青天外乃使二流為一流東注漢江之城頭浩浩湯湯萬里秋黃迂或文章士也大奇之曰此真文章也或問曰穹氏三兄弟何許人也曰盤古氏之族裔也克新衰俊能辨給如此

有一名官　宣祖朝以書狀赴燕過日者推命則書贈一詩曰
芳草花山下騎牛踏月中可憐男子事頭戴一枝紅莫曉其
意按節嶺南巡到安東患毒瘧濱死俯神進却瘧方使月夜
倒騎牛行於庭下歸臥房中枕一妓問其名對以一枝紅按
使恍然記日者詩復思安東邑號花山而時當春節草正芳
矣喟然曰吾其不起乎數日而卒　天倪錄

成宗徵七歲博通舉書百家衆技無所不通多有異事年二十
三初得微恙語言飲食如常謂其父曰死生常理死不足悲
一日具香湯沐浴盡請其父母兄弟及妻與之訣賦一詩曰
仙人駕玉鶴歸路白雲間一去三千界碧天空自閒命開戶
有白雲一帶自空飛入房中倏然飛去異香滿室只聞笛聲

出於雲間天隐錄 ○尚州人王子師侍晚徵之兄也

僧洞允能文善俳又巧作禽獸聲及天使来都監令允窺僧軍沿弘濟橋役少懈以繩索繫允頭懸之樹允遂抗聲為猿吼遍野之牛一時齊應又夜入京城宿初昏鼓神作鷄聲長安衆鷄一時鼓翼而鳴湖陰題其詩卷曰多能善幻寔家事牛吼鷄鳴是遍真 於于野談

李植尹公暄以失律事罣官朴東善首請按律 上卽依允朴驚悔直造尹公所慟哭曰吾殺君矣尹公招語之亦朴公語曰此友之殺論豈體然也汝輩勿以俺家視之言訖就法公挽之曰衝飈吹裂五牙旗白日轅門鼓角哀鄴下官軍先自潰河南虜騎竟誰支男兒等死還遺恨 聖主寬恩獨不私早識斯文房次律聲名祕合置台司主家以詩語舍諷不用之

女字下似漏妻字

云記聞○昏朝癸亥以儀相從事至成川宴舍亦降仙樓賦一律詩曰丹梯百尺彩虹流玉窣銀床爽似秋麟駕舊日開顏逐羽旗何處駐仙遊霏紅皆翠紛無數淡雨輕雲自不休末及成末句忽聞反正之奇四座皆驚悵失指公獨足成落句曰一笑桑田滄海變橫吹鐵笛下西樓其從叔李安訥追聞其事而責其侄至目以小人情態公愠辭反詈曰孰非小人子孫也蓋言其叔乃小人李芑後也記聞

○年十二受學于進士文偃行文公以嚢命題公卽口占曰嚢含夏意啼山閒○年十八赴監試不中具賛成文鑿公思盃見其落卷大加稱賞歸以外孫女卽沈夫人也時已通習四書沈潛理趣作一絶云物緣情境感能通神妙心源應不窮欲識靜中含動意開門終日聽松風識者已期其造詣之

深○庚申受李文純遠溪有詩云切切詩書說依依出處情高山餘宿願從此倘專精○公以禮曹參議為都司迓慰使迎姜曰廣王冊兩詔使于龍灣倒與遠接使同行以助酬唱時昇平為儐相而西邊憂在朝夕而主客專以聲色相歡其所題咏皆付閒情公以詩文具意曰浪西桃李渾無色虛忝春官右侍郎又謂迎慰使洪鶴谷曰今行路絕無鸞聲杜工部詩有林鸞逐水歌之句此兵象也翌年丁卯其言果驗○以大提學入試院　上以試題有護遠意特　旨削黜歸處山齋題壁云澤風大象今猶昔滿谷烟嵐自在春○時疾已始不能起居端午日命煖蒲水洗沐扶起望拜先塋十九日口占云行年六十四春秋弧矢生涯苦未休文字虛名終速禍清班素祿每包羞眼看天地無窮事心抱君民不盡愁便八

九原無一念碧山長在水東流自是病危草 宋于庭撰謚忱

宋甫昌公七歲侍父親之任玉果霽峯高公見而奇之贈一絕云手按丹山五色姿最憐頭角稱家兒風毛異日昂霄漢莫道征生不已知 年譜○字福汝蒋清望高仁祖朝薩卽寺

沈大孚歷宿許草堂蓁舍夜聞鬼哭啾啾惟而問之則云許白被泉壤之禍每夜啼哭耳沈卽題詩壁上曰不肖寧無子空山白骨寒英靈休夜哭金桃亦人間自後鬼哭遂止 韓竹漫記

趙緯韓光海時公與諸名卿同被廢錮而廢母議張甚大帰南原有和陶辭以見志又遊楓嶽夢侍 宣廟詳陳衷曲覽吟迄軸一篇有萬死孤臣淚千峯獨夜心之句而批上有班班處也黃芝川遷或贈公詩曰風霆歷覽無窮際王伯論才更着高又有天下奇男王適至之句然則公之見推於人若不

止詞藻已也宋子所撰碑文○字持世歸玄谷漢陽人宣祖己酉文官至知事仁祖朝卒

權韠或問于右翁曰乙巳徵先賢似未免是才之累如何先生答曰乙巳時先賢云云果有是說矣今夏偶閱石洲稿有千載添名兩學士九泉含痛一王孫之句愚不敢奬入於別集列本蓋為賢者諱之義也未知如何宋子○石洲詩曰涎來戊己可傷魂乙巳年間事更屯千古留名兩學士九原含痛一王孫是非哀哀終難定毀譽紛紛未易論安得長風掃陰翳高懸日月照乾坤其後文谷集載此詩右翁籤其上曰退溪既已出而還參鳳城君吭啓此詩所謂兩學士指晦齋退溪也君其知之乎文谷大驚即拔其詩(江上或云兩學士指權忠定白閒答休庵無乃誤耶)○一日出所著詩稿屬以小祓付甥沈來仍書一絕於祓背云平生喜作俳諧語暮起人間萬口喧從此括囊聊

辛歲向來宣聖欲無言後三日被逮詰理遂辛 燃藜述

庚甲祚當在京酬人遊山詩曰曉起開神鵲書來荷意勤湖山君所樂仁智我嘗聞梅月堂前水道峯祠上雲是余心所慕永願謝塵紛此可以見先君子之志尚也 宋子模行狀

權克中生于古阜松山時家人夢兜衣錦以珠玉盡成文字生而頴秀石洲見公長句詩有曰安得化作龍泉一長劒嗇于天地誅奸雄之句擊節歎賞溟堂李公壽詩曰壽語湖南權克中凌雲意氣本豪雄其見重士友如此 記聞 進士安東人字正之號青霞

元海辛年科柳希奮一家五人同登而李德馨朴弘耈之子所製俱在取舍中考官以謂士相之子不可與時相之子相較遂擢取弘耈子有無名詩曰城南五柳獨專春竹上題名掩

出身頒書試官
兩相矯激爭得失始知生死判
日月
錄
趙希逸高才峻望絶出等夷金北海室常稱公文曰入海窺龍
倚市閱貨清陰則曰鴻匠巨筆頃刻累千萬言及受文衡有
東陽亦有屠龍手之句蓋指公也一時推許如此而竟阻牛
耳之執至今為文垣之所嗟云 宋十所撰碑文 字怡叔號竹隱林
文 仁祖朝
辛宦參判 川人 宣祖壬寅
李行遠每公退杜門蕭然若寒士客至置酒歡笑言者以為有
王謝之風少時嘗愛中有詩曰老來辭將相歸去臥林泉及
拜相常有休退之志而未及焉 碑文 字士致號西華全義人
清江曾孫先海丁巳文
仁祖朝官
右識改
李昭漢為晉州牧時見舟師西向有詩曰棹曲驚心不忍聞回
頭脉脉向彤雲歸來掩淚看遺集半是 先朝事大文當時

之事有不忍言者而公之志意亦可見矣 碑文○字逸章歸玄光海辛酉文 仁祖朝辛宦至參判

李過春在翁作墓誌曰銘不必多公嘗贈牛溪詩曰霜天採落羣芳歇惟見東籬菊自黃有約不來誰共賞獨抆寒蘂嘆蒼蒼世後知公者其在是歟平生愛菊故歸菊隱記聞○字汝香仁進士廣平大君玄孫

沈氏令人應教光世女秋浦黃公慎外孫鄭守李公稷 德水人栗谷弟玉山碏之孫 妻也秋浦公教諸子令人在傍聽之不忘秋浦公奇之教以書十歲通貫史畧小學內訓詩傳等書詩思亦絶人應教公嘗適固城令人有詩曰玉砌霜風起紗窓月影寒忽聞歸鴈響千里憶南關 宋子冉撰鄭守李公墓誌

李敏求丙子流寧西塞放還全昌尉柳迂亮置酒邀飲鄭善興

適来盖鄭之閹門皆罹禍於丁丑江都之變而李鄭江都誤
事之人也鄭見李悲憤形於色聲淚俱落把其神逼責誤事
之失李慚恧回指走避屏處留題一律從後門逃去詩曰秦
樓烟霧細香濃幸寧華筵起病慵十月風威欺瘦骨三盃酒
力借裏容楼鴉上苑天寒樹歸騎東城日暮鍾自笑沉塗餘
骸幾年流落復登龍 (韓竹漫記)

鄭之羽 仁祖每晩閉候 長秋而 大妃未即下知道之放
聞鷄而立于寢門外天明而尚未退 玉體甚覺疲勞每見
厥門揭鄭之羽製進春帖詩末句曰兩宮和氣藹如春 仁
祖稱善即嘆賞曰是誠詞臣善祝之語今日所願無過於此耳
自後眷知特隆卒至亞卿 (記聞)

李烓 仁祖筵對諸臣適有一鳴鴈掠過殿角 上命諸臣賦

其事諮臣未及運意炷時以堂后先發進曰驚起蒲湘虎聲
連委澤羣雨風吹萬里寒影已秦雲史官具鳳瑞顧語炷曰
此作固佳而但已字似欠代以八字如何炷奮然曰士大夫
作詩不可以如許不韻字鳳瑞大喊之及炷自滿偷生而歸
也鳳瑞時為箕伯先斬後啓論以逆律（韓竹漫記）
洪宇定少日與元原平丰杓李完南孚源相善及癸亥兩人密
議舉義自後洪公絕不過從殆十年及元公為西兵以平涼
（本）
于廢布衣來見元公倒屣出迎請具盤飧公曰吾豈為宰相
養客耶元公曰看君所著第製吾欲贈一狐裘可領受之否
曰領袍義也吾何為不受有新製極品狐白裘出而與之公
不辭而着長揖而去元公更命褊裨廣求品好如前件者不
數日貿來乃向者贈洪公物也尋其來歷則云得之於路上

寒乞兒招詰其由答曰有一人着平涼布憐渠寒慄解而贈之云爾公登清風寒望樓有詩曰宇宙一男子清風寒望樓臨軒發長嘯江月五更秋公以遺逸授工部郎而終不起 竹隱

漫記 ○ 靖杜谷字遠兒

張紳郎昏朝武將李興立之女婿也興立與逆同謀誅死紳當丙子為江都留箚與金景徵同犯誤事之罪卒抵於法初江都之被陷也 嬪宮大君簪黃上舡將避賊鋒紳先母朴氏郎 寧陵王妃之祖母也 甬閤從靖乞上舡 寧陵迫於避鋒無計援救歎曰渠子亦棄之採婿亦奈何朴氏卒殉于賊紳之死也乞挽於澤堂其詩曰憶昔巖廊鶯期君鎖鑰兒誰料臨死錯始覺哭人難 社稷妖孽擁山河戰血漫偷生百無益泉路去應寬 醒竹漫錄 新豐第

李慶全在昔朝不無染跡之譏及　反正直走金昇平家乞哀
求生昇平沈思良久曰請奏請策封行可也李郭曰慮拯諸
勳貴自當策封使拿資賂金而猶患不足至搜家藏通天犀
帶而行賂遺百方緣事而還幸以免禍蓋昇平指導之力也
將還時有望氣者來見所藏犀帶大驚曰此中國所無之絶
寶也請以千金鬻之李不許其人曰犀忌海瘴薰則光損韜
以狗皮可防其患李信其言以狗皮裹帶及還光彩頓喪蓋
以狗皮可防其患李信其言以狗皮裹帶及還光彩頓喪蓋
望氣者忌其至寶而欲敗之也李澤堂挽慶全詩曰歸来誠
郭人誰在指點滄桑事可驚蓋譏貶語也（韓客漫記）

趙絅以三田渡碑文事作詩譏之曰世人重文章生兒必祝太
學士世人重書法教兒必操蘭亭紙出入逢閻演綵綸揮灑
蝸頭配琐珉一日聲價動四方衆人謂之天上即誰知人事

喜友霞文章書法互為役君不見三田七尺碑波瀾浩蕩
尾奇復有篆額倣三人名姓籍籍於胡沈陋矣潮西韓退之
高詞俾使中華知記三田碑張維李植趙希逸李景奭皆模之而用景奭文吳竣書
孟世衡公所在盡職不憚勞瘁臨亂慷慨忠義奮發清蔭當以
詩贈之曰吾愛孟寺正雅操清且勤嘗觀百里任天下易哼
東嗚呼此足為千古信筆也宋子所撰墓碣（）字汝平號霞谷新昌人官奉常正仁祖癸亥文
俞棬仁祖丙子以正言上疏請斬我人羅德憲等奈金汗賀
班之罪又論虜書悖慢上以為妄論大事丁丑亂後追罪
言者配冊陽仍居不仕為終身計越四年以親意勉應朝命
本翁作碑曰余安得不枉人乎只退齋李忠貞贈詩曰蹈海
高風世共推此一句足矣碑文〇字興叔杞溪人仁祖癸亥文官至監司

尹文舉右翁書贈外孫尹周教曰周衰世不知萬王之義賢人傷歎崇禎丙子有寧臣贈程副摠詩曰九死寧忘萬曆恩斯實語也趣自丁丑以來天路阻絕皇華寂寞故老垂涕空賦山檻濕苓之章而已石湖嘗訪余於黃澗之冷泉有詩曰未卜三年反深慙一死遲末乃托於變變而不出以終於家其義正也宋于雜著○字汝望號石湖仁祖朝官參判八松弟二子周教之祖

具瑩居高山能業詩書行仁孝嘗事金文元先生於溪上文元公愛許之仁祖丙子聞邊警遽即廢舉家事赴義兵為鄭公弘溟幕下痛哭行朝有獨立吞聲哭之句甲申聞北京破作詩哀之宋于雜著○字瑩然綏城人官監察

李元俊早孤跡跡貧窶樂善騎射既而受母夫人教讀書作文文筆俱妙將發書一絕曰亮天日照康衢服舜殷風薰解慍

琴千載一脈逢聖代太平同樂古猶今筆勢飛動見者嗟異

墓碣○字伯英國姓官縣令仁祖朝衣職至同知

鄭叔周丙子虜變倡率同志有捐軀死難之志又作檄文以責

食祿而全身保妻子之人亂已慨念時事有大明天日赫臨

頭之句除寢郎有忘者誣謂由蹊逕得之公自署其考曰虱

附權門鼠竊廩食考下下逐拂袖歸宋子明挽墓表○字士頴迎日人仁祖癸

巳文官兵佐

任暎趙浦洛門人也免喪餘哀發於聲小兒問何以哭任即書

一句曰兒童問我悲何事此意他年汝自知嗚呼喪失其哀

久矣若君者可謂性於孝而不負師門之教者歟宋子明挽墓表○字光甫豐川人生員

趙相興當光海朝彝倫斁壞塵服闋不赴塌屋內外諸親為設宴

于母夫人因勸母夫人使諭以赴舉之意母夫人曰吾但願吾子之賢而已不願其餘也公之意自此右完決矣洪公可臣聞而歎賞曰有是母宜有是子也公有詩云母聖從兒願兒何報母恩家貧無所養定省自晨昏又云地僻三韓國人觀五帝書知非蘧伯玉多病馬相如未必吾登第無令母倚閭平生為此詩取適不求餘 行狀 宋于 ○ 宇夏卿楊州人歸時庵仁祖朝拜參奉不就

金尚憲頴僧妙言求詩先生題一絕云飄然雲衲問何來瓶錫遂從烏嶺隈烟帳暮年人事絕鶴林泉石愛中迴 丙戌暮春

七十七老人書于石室山中又註云安東鴛鶴山是余故山

故云 宋于石室語錄

高用厚 仁祖辛未二月沃川儒學趙與賓告變云同鄉人權大進誘迸推戴伽倻山居鄭澤云設鞫其中洪聖證招言見

朴光先則白淮陽移配出來時府使趙綴韓勸留同宿垂淚而言曰不能忘舊主且言朴簪流涕而言云云且言高用孚叔侄亦同事云而誦用孚之詩曰北闕更新主孤臣餘此生江村獨歸處每卓上悃簪纓云云朴簪高濤川趙緯韓拿問仍囚十餘日放送用孚則以冬至使赴京六月還泊拿問削職遠竄權大進等十餘人枷囚承服正刑洪聖證等六十餘人

日月錄

申徽挽婿詩一句曰若使君生吾女死只哀其死不哀生（一作祇應哀其死不憐生）語甚警絶時稱名作記聞

沈尚鼎少時有夢作一句曰却來南海三千界偶讀東坡六一文初不解詩意後以臺官點補泗川守偶坐門樓投閑歐蘇文仍證見海邊村問其地名對曰此乃南海三千浦也沈悅

然記愛作知為詩識忽忽不樂曰昔九鼎沈於泗水吾其死於此地乎遂還未幾疾死記聞

南老星其查有一宰相侍坪名梅花喜頗傾注而性拙不敢下手痛深不能言一日與夫人同寢曙睡間捫夫人足夫人驚問其故宰相答黃對曰吾誤認為梅花足矣蓋不知不覺中露出真情語也南翌曉聞知其事書亭唐詩相呂一夜梅花發忽到窓前疑是之語而譏之記聞

仁與君瑛嘗於亭畔庖井刻崇禎丙子四字其後慨然作詩曰却愛井邊池上石至今猶帶大明年此則又緯經大義所係難與俗人言也記聞○宣祖第十二子字可韜謚靖孝　孝廟朝卒

宋時烈　孝宗哀公十四春即與金谷雲酬答之章也○栗谷愠于東人嘗過蕭寺題僧軸曰欲使心無累那堪面目憎招提

草樹裡寂寞對山僧余謂栗谷所見愈只東人而已今余舉世皆仇之豈但以尒尹之故而已是必余言行不見慎招忽於公心之世也不然則何無一人之見恕也聊次原韻以示

子孫云豈欲人相惡胡然見憂憎洞明雖止酒恥作白蓮僧又云湖今日事事事卻生憎頓棄人間事長從病叟僧栗子雜著

噫今日事可謂寒心尹之子敢為侵侮栗谷語可謂驚心其來有自矣數年前致道謂余曰得見羅良佐書則以長者之攻尹為修隙余聞而笑之有詩曰承三誰教放溫事藏六還為修隙人驪水鎬也蒼茫源泗潤石澤寒落井塗堙驪水一句人或以為不然而以李永鴻所出祭鎬文見之可知也上同

余於中年始與東里李公殷相遊公愛余殊甚焉余嘗用朱先生阜陵韻以挽

孝宗大王矣後公誦其中下數句云宇

宙懷深耻風塵有暗傷縈心安野草厚詔帶天香仍曰如字宙懷深耻一句公不能復作也余笑曰此雖小藝公何阻人之進也共一笑而罷厥後日覺搶頹終不能覓句然後知公之鑑識也（宋于瞞珠集附錄）○答李顯稷書曰怡愉堂（在庵時太李景義）平生最所慕慕既述墓表又於已谷題名廖有詩云摩挲蒼蘚舊題句緬憶怡愉德義尊人世祿今多薄俗九原難作更傷諰副意尊尚可見於此矣（上全）○梁谷年譜未成頃歲慎齋爲余草定編爲二冊未及就正慎齋歿今者先生從曾孫李上舍子馨自海州過余懷川橋谷之墳庵說及年譜早爲修潤而臨行求余一言甚愚余非仁者慚無以副其意也偶記

靜庵先生堂侄趙忠男往求行狀於退溪退溪以詩贈送之詩曰常思儀鳳瑞王建玉樹今逢想典刑盛美揄揚吾豈敢

雪霜千里愧君行今日事適與相符故聊寫以贈焉 上全

鄭漫公於沃川郡北松亭里南數十步嘗構小亭臨大江同春來公嘗許其相與徃來故同春作挽詩有小亭終共等斯賓語也 墓碣宋于 ○ 宇聖源延日人官軍器副正

李一相余於 孝廟朝與公相為周旋情義甚深及 孝廟賓天頃痛特甚每相對潸泣淚不能收余既歸山裡寄余一絶云白日西邨彩仗還中原消息泣龍顏忠臣烈士崩心痛應在窮山絶海間蓋於其時 孝廟出迎虜使虜使傳言 永曆皇帝遇害故公不勝悲憤以此見志士林傳誦焉 宋士琳集附錄

金壽增庚申侯而後南人或竄或死亦多廢錮者李堂揆官參之死俞夏益官判書以詩輓之曰親朋屈指幾人存半是三危

丰九原惆悵世間餘老物廣陵殘月又招魂辭甚悲楚聞者
咨之己巳二月南人復東政金文谷元弟俱謫遠地仲病卒
季受後命伯氏都正公壽增在村庄輓李判書翊相曰年落
三孔仲人間後死悲更無餘淚及親知青山好塋如君少宜向泉臺
作賀詞令人墮淚不忍再讀有南人卿宰死在殯者李瑞雨
官參判輓之曰可憐今日事不忍此翁看後日覽者可想伊時
悲怖欲快矣閒居謾錄 鶴谷金文谷

郭河幼而學於家善吟詩足以逐場屋求進取而乃曰吾家貧
親老不可他求為也漁樵採花所以養親之具無所闕之
以孝聞於鄉里幼時嘗與兄進士濂往省叔父於錦山及兄
終獨尋故道有詩云昔年兄弟同歸路今日那堪獨去心聞
者多憐之 宋子郭逋 ○字清叔善山人 顯宗
政事寅 以優老與壁逋改

李東柱死時忽自言有人詠詩云青山深幾許惟聞子規啼此
豈愛郎抑神人来告即亦異矣 墓表
宋子 字仕擊後水人 玉山瑞曾孫

成琬善醫名成後龍之子多讀書少能詩短長篇大仆東華口

柳夢之机嚴聘治成琬仙傳之 蓬分妙子文名忽著莊

曰吾與君有共遊處余起非其人送迎而却強為提携倏忽
之間已出西門外登鞍峴東麓老人以手拭余目：始明乃
仰而觀之露頂白髮偃然長身眼目甚瞭身着有紋黑衣腰
不着帶足着黃履足長幾尺因與之周遊萬松間八日晚提
上東邊石上呼韻促詩余即應聲曰徙倚西峯上一頭高天
大地窄遐眸俯臨渤海平看鏡回指穹鰲小似鰍匹練中分
三市路浮雲低度五城樓鄭公當日成功處幸陪仙翁辦壯

遊老人轗軻稱曰雖使毋老見之當為奪魄仍和曰即来即
去撿人頭見甫清標到兩眸氣似青天驅玉馬文如滄海抽
金鰍庠鐘畫昼蒼巖宅緩步宵登紫葛樓無日無風長歷覽
定逢烏兎道清遊云〻余再三默誦老人挈昼巖石間而去
忽不見余乘其無欲脫歸身若纏縛不能動兩眼昏眊不能
明雖欲呼人聲不出口終日昏倒初昏老人撈出曰更有同
遊處由鞍峴西麓到昌陵松間皆行山脊夜半月出松陰老
人曰此景可作聯句余即應曰木老泉霞濕山深月色奇老
人稱賞九日曉又置松間而去如前不得脫初昏又到撈出
至津寬寺西麓徘徊亂叢間而已鷄鳴樵童擊鉒而至老人
驚起解手因忽不見余乃倘恍顛仆幸以得免爾留前進望
見津寬寺呼僧救之賴寺僧有相知者負入山房轉通于家

李東柱死時忽自言有人詠詩云青山深幾許惟聞于規啼此
豈愛郎抑神人来告郎亦異矣 蓼表宋子 字仕擎德水人 玉山瑞曾孫

成琬善醫名成後龍之子多讀書少能詩雖長篇大作秉筆口
呼自比東坡人謂詩魔庚戌三月初七夕往迎隣為主人所
勸爛醉乘昏而還路由司圃署後忽逢黑衣老人倚然握手
曰吾與君有共遊處余愕非其人返迎而却強為提携俄忽
之間已出西門外登鞍峴東麓老人以手拭余目曰始明乃
仰而觀之露頂白髮偃然長身眼目甚瞭身着有紋黑衣腰
不着帶足着黃履足長幾尺因與之周遊萬松間八日晚攀
上東邊石上呼韻促詩余即應聲曰徙倚西峯上一頭高天
大地粟嫂睨俯臨渤海平看鏡面指穹鰲小似鰍匹綵中分
三市路浮雲低度五城樓鄭公當日成功處幸陪仙翁辦壯

遊老人聽畢補曰雖使卅老見之當為奪魄仍和曰即來即
去撿人頭見甫清標到兩眸氣似青天驅玉馬文如滄海抽
金鍬牢鑵畫盡蒼巖宅緩步宵登紫葛樓無日無風長歷覽
定逢烏語道清遊云云余再三默誦老人掣盡巖石閘而去
忽不見余乘其無欲脫歸身若鑵縛不能動兩眼皆眵不能
明雖欲呼人聲不出日終日昏倒初昏老人撥出曰更有同
遊處由鞍峴西麓到昌陵松間皆行山脊夜半月出松陰老
人曰此景可作聯句余即應曰木老流霞濕山深月色奇老
人稱賞九日曉又置松間而去如前不得脫初昏又到撥出
至津寬寺西麓徘徊亂叢間而已鷄鳴樵童擊鉦而至老人
驚起解手因忽不見余乃倘恍頹仆牽以得歸翌日詣前進望
見津寬寺呼僧救之賴寺僧有相知者負入山房轉通于家

遊老人聽畢補曰雖使毋老見之當為奪魄仍和曰即来即
去撿人頭見甫清標刻兩眸氣似青天驅玉馬文如滄海抽
金鍼牢纏畫盆蒼巖宅緩步宵登紫葛樓無日無風長歷覽
定逢烏兎道清遊云云余再三默誦老人挈盆巖石閒而去
忽不見余乘其無欲脫歸身若纏縛不能動兩眼昏耗不能
明雞欲呼人聲不出口終日昏倒初昏老人攜出曰更有同
遊處由鞍峴西麓到昌陵松間皆行山脊夜半月出松陰老
人曰此景可作聯句余即應曰木老泉霞濕山深月色奇老
人稱賞九日曉又置松閒而去如前不得脫初昏又到攜出
至津寬寺西麓徘徊亂叢閒而已鷄鳴樵童擊鉦而至老人
驚起解手曰忽不見余乃倘恍頗仆幸以得免翌日詣前進望
見津寬寺呼僧救之賴寺僧有相知者負入山房轉通于家

家親聞報蒼黃而來百方救療量得田甦能記誦唱使弟寫出之十一十三夜復來依牀以鈎擊之十四歸家中十六夜復有紫衣童子見愛曰我是黑衣老人向以老醜今以少時貌見之君勿訝焉余忽驚覺二十日夜又夢一青袍美丈夫復見曰向夜黑衣神紫衣童皆我也我是冤魂不是邪鬼欲借君舌傳我情事勿負也答曰所傳何事青袍丈法然泣下曰我是新羅敬順王時學士孟著宇國瑞家在金鰲山西牲好種梅養鶴自號梅鶴道人一日王設宴命諸學士賦春詩我作詩曰碧桃花上雨霏〻水滿龍池柳浴翠蓼〻芳草西園路單地寒烟濕不起王嗟賞諸學士相顧失色後日復宴於彩雲樓王有寵妃名翠妃東海龍女也明艷傾國是日為妃賦詩我獻詩曰瓊瑤為骨玉為肌月態星眸絕世姿斜向

前階拾春色好風吹動瑞香枝其後日本僧義能以使来到
請學士詩以貢其國王命我贈之詩曰中蔵日域海無邊一
姓相承五寶傳萬國山川難並慶扶桑枝上掛青天義能大
悦以黒錦四疋獻之曰此錦扶桑蘭緑所織者也王以二疋
賜我、為道服每着衣人皆謂黒衣學士後遊鮑石亭王特
賜白玉笛以侈其遊我得小絶云鮑石亭前月清波漾彩舡
一聲白玉笛吹罷老龍眠竟為忘正卿金璘所譖被逐絶影
島四年及王太祖建立王創地以和以我為使及還路過漢
山死不能運柩權窆仁王山下遂作他鄉之魂時與北司公
閭仲恭及北副公蔡禧相友善皆能詩者也向與君訪此兩
人忽聞箏聲驚敬可謂遺恨余問曰金璘者誰也答曰金庾
信後也余復問曰閭仲恭蔡禧誰也曰閭仲乃琴山人蔡卿

毋老也又曰我之事跡不見於史尚抱遺恨士其勿忘傳於
世幸甚云〻余唯〻數聲鳧鷖覩東方向曙矣此卽成疏自
記者也 天倪錄

肅廟三月三日 上幸溫陽溫泉 上眼患腳痺症積年彌留
時臨浴湯泉逢曉山靈沼亭 顯廟溫泉幸行時所建蓮亭 御製詩云小
池之北有蓮亭追想當年淚自零瞻拜觀文增感嗚呼聖
德筆難形 記聞〇十七年冬十一月夜 上宣醞玉堂下七言
詩曰雪風如劒拍綿寒金閨沉沉夜已闌忽憶鑾瀛侍御
厭厭醉飽後恩歡且以小序引之 寶鑑〇十八年九月 上自
製詩二首以御筆鋟板以下曰一卽當題關王之圖者一卽
歷入東關王廟有感而作者也其令分揭于東南關王廟以
表予敬慕之意詩曰生平我愛壽亭公節義精忠萬古崇志

勞臣復身先遊烈士千秋淚滿膺又曰有事春郊歷古廟入瞻遺像肅然清令辰致敬思愈切願佑吾東萬世寧上全〇十

九年秋九月　上謁寧陵還到松都歷入穆清殿舊墟御南門樓招父老慰諭下御製詩三首于政院命鋟板揭于松都南門樓一曰去年重遇龍飛歲今日欣瞻聖祖宮矣但羹墻追慕倍緬懷洪烈意無窮二曰繁華景像漠然裏千載空餘委委墅欲識今古興衰處須將伊訓玩心思三曰緩步登臨百尺樓我心非是喜觀遊今辰閭閻咨詢地更願羣黎普八州上全〇二十五年己卯　上臨淑明公主家奠賚布綿米豆仍賜詩一律曰兩後春風轉翠華向主齋沈痾欲去體重見好開懷高閣暖筵設名園景物佳可憐和樂地誰奏八音諧

上全〇二十七年己卯二月宗臣璽泰正權疏進　宣廟辨宗

系時和烏雅鉛詩御製及諸臣慶和寫本　上命刊仍名曰
光國志慶錄是後　上次曰雪盡神人痛良由積至誠箕疇
歡復叙邦國嘉重蕃綸綍迎銜鳳詩詭雜嘲鴞豈功何娛嫡
日月並昭明上公○四十四年戊戌三月教曰予於平日以善
做事心常惻然在易坤卦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
家必有餘殃而陰昌君以昭顯之血孫其子孫之蕃衍可比
古之伊陽則福善禍淫之理果為昭昭矣及閱李明漢文集
至姜碩期謚狀知其為賢宰相而歎美之此在壬辰爰問也
且於慶德宮高處望昭顯廟想其神道之孤單心甚愴然因
此三事有所感傷遂成三絕矣昨年首相適以復官為請正
符予意故心甚樂聞而猶有所遲遲不能盡言者久許復官
大臣不可不知予本意也翌日遂下御製予改定其望昭顯

廟詩曰田者靈亭轉凄壁莊蕤流光七十年宮主如何不並
奉世人誰識心常憐又閱白洲李明漢稿稱見姜碩朝謚狀有感
詩曰觀於此狀可知賢節惠夫誰曰濫焉學德如是碩報何
不覺令人心惻然詠昭顯于孫詩曰陪昌卽昭顯孫陪昌君焜多士並
無恙晉日汾陽可比況福斧無門人自招昭昭此理古今暢
夏四月命復昭顯世子嬪姜氏位號上全
南龍翼早歲蜚英年二十四以前正言疾甚劇憂中作詩曰絕
塞行人少羈愁上客頹蕭蕭十里雨夜度鬼門關不知其何
意也至　肅宗辛未十月以己巳年元子定號頒教文中用
晏蘭之語論配于明川翌年二月辛于請所閉居漫錄
吳道一六歲伯氏呼韻公應口曰規矩任方圓日月分陰陽國
治在民安君明鑒二哀七歲賦壁間山水圖曰山高不難登

水深不溺段又有喜书树风吹叶不落○出按関東也肅
廟手書御製詩并以小序曰江原監司吳道一才画萬里之
行旋按関東之節蓋欲鎮紛紛屠生之論不得已也言念世
道良可慨嘆偶以一絶言志去年塞北裘瞻雲今日関東倍
恋君原来一尾卅忠炳末路嘵嘵豈足云特遣別監命宣于
家○肅宗下備忘記示戒酒之意辭意勤懇有曰吳某嗜酒
病成沉痼而殆不悟予良可惜也記昔戒酒之詩曰聖君罷
杜龍頭送慈母恩深鶺鴒垂君罷妓恩俱未報酒如成病悔
何追宋賈存道戒藥齊詩可謂善喻矣若使吳某不君罷未報成病悔
何追之句常加致意則寧有每取狼狽乎公奉讀綸音感激
書揭因次備志中戒酒詩曰膏肓麴蘗未全醫旋讀綸音血
淚垂骨肉殊恩何以報死前惟有舊征追○公以吏判直内

兵書　上命宣醞公自丁丑特旨戒酒之後四年斷杯至是有黃封之錫辛巳翁即席有詩曰三年銘鏤戒常存徙對黃花不對樽宮醞特宣西省月此身醒醉拜君恩或言流入禁中云（并載翁西坡集）

南九篇拜相後還鄉　肅廟賜御詩曰體國誠深惟奉法憂時力瘁自忘身（墓誌○雲路薤露泉臺人不祖肅廟朝宦至台相）

魚尚明與高祖參奉公孟深當　端廟內禪之時棄官不仕退居忠鄉與南秋江相酬唱有詠竹詩歲寒矣不移之句臨終誡其子弟勿赴舉其後子若孫皆以公議笠仕而終不赴職

馬公得於家庭少以卓犖不羈見稱士友一自己巳以後見羣邪之搆禍永謝公車詩酒自娛自稱遁谷處士時或作詩以見志詩曰歲暮雷風意羣等不自開明年春色裡天道好

田還宋賛成煥箕麟其家狀跋如此云記闕

黄順承為人篤實敢於為善有所執守確然不回鄉里謂之固執故自筆執庵嘗對余誦詩有為是平生過大慾之句蓋公免喪後自以有終身喪不食肉又不進女色也陶庵所撰行狀

朴紳為江陵守也監司吳道一巡到本府朴曾經他道方伯謂體貌與他倅異稱病不出吳將啓罷之以詩諷之曰若使彭澤饒仙境陶令何看邦長官可笑臨瀛老太守等閒拋却此江山朴和送曰中散不堪慵作吏潤明本欲早休官傍人莫道臨瀛勝何處春風無好山卒罷歸記闕

沈廣道遥亭舊基詩曰相國亭猶在道遥路已陳江山餘主跡笛裏又庚寅舊恨波堪雪新愁酒欲春東来湖上月猶照古今人蓋沈生庚寅歲而與道遥亭同甲是年則主成故也詩

成翌日膳夫人口後以卽吏入金吾堂上命記筆口授文案
使書之沈遠忘一字停毫沈思堂上笑曰解作新態而欲春
布不知書來字耶（談藪 漫記 ○官永后 歸竹沙）

姜世龜　肅宗辛巳抗疏有引子毋庶之語因此竄死趙翊挽
曰云云世俗誰我毀親朋誰我譽毀譽儘悠悠名位那關渠
（記聞 ○官茶判）

趙荼萬與姜世龜挽句不同而意甚相得事之甚謹及殁趙至
其故宅作詩曰故宅無人住茶叟傍不開翁今謫中死錯莫
訃書來（記聞 ○官侍直）

湖西一士人作京行路中憂見一將軍儀甚盛人稱柳赫然口
歸一絕以贈曰吾王推食解衣衣生死君恩也莫非明時罪
大終難逭魂到毋寧舊秩依生入洛始聞柳伸復之　命（醒竹

金州人留守庚寅文官加官

李某文官迁弼之子也妖沒未幾其妹夫沈姓者（尚燦之子）夜中孤坐忽聞門外有騶御喧嘩聲出見則其已死妻甥也上堂叙禮沈驚問曰君死已久何能出現陽界耶李曰受暇冥司而来耳沈勸以酒使自酌傾盃即空沈欲得其手蹟以為證李即成一絶手書以贈曰獨鶴青雲外孤鴻落照中相思明月滿歸夢海天東仍長揖舟舟而去明日沈見迁弼示其作手跡果不誣云記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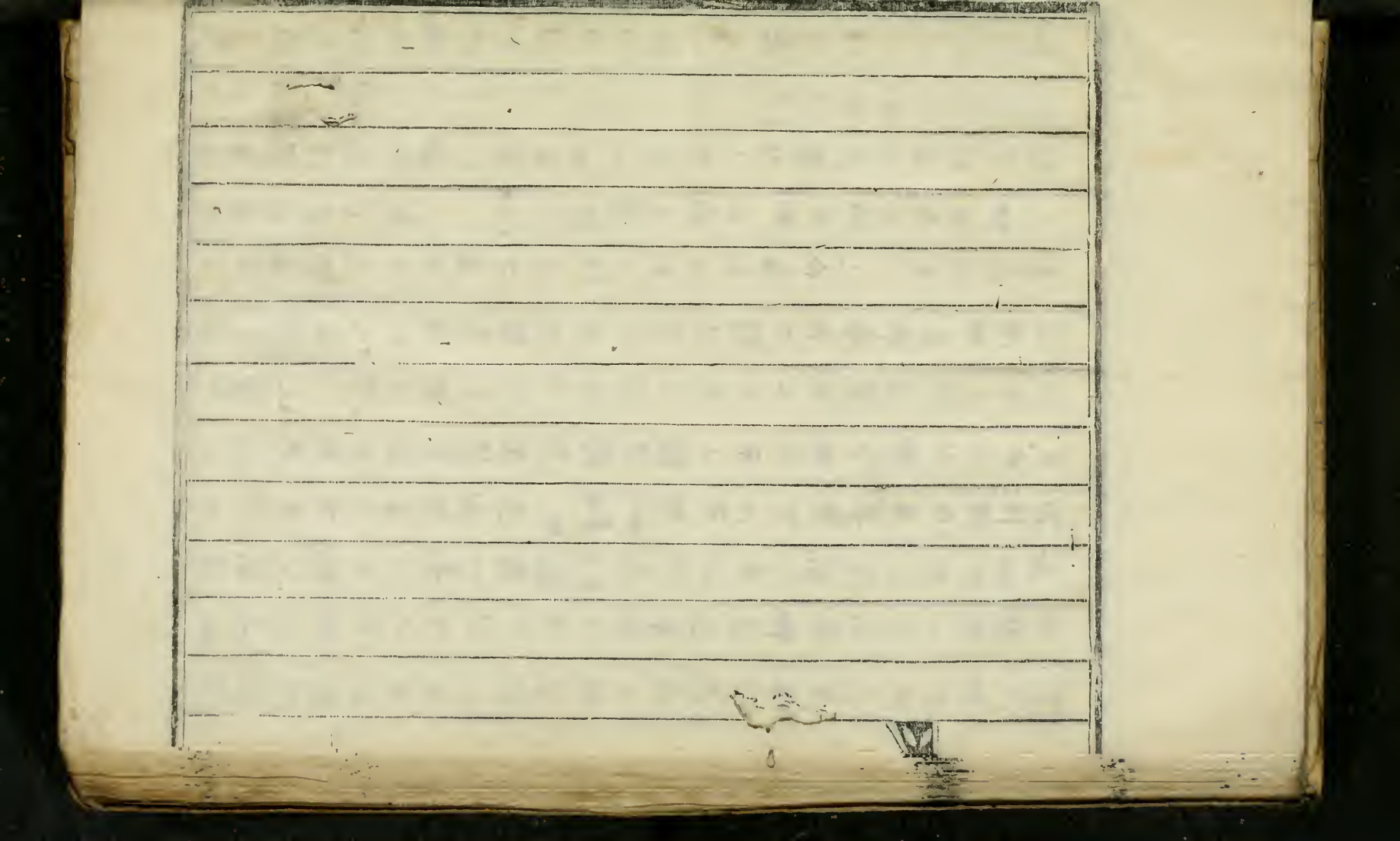
崔斗瑞士人也武人安根為忝谷府使庭有一大梅樓古花奇拙名府中安檠焉於其樹致令根動枯死崔作詩弔之曰可愛梅花樹能経幾使君將軍日檠焉從此不安根詩楮一世

根以殺風景得名沈滯以終記聞

趙姓人其妹先歿及妹婿死卜兆於西北岡將移故塋合窆其夜亡妹見夢贈詩曰移堂隨夫去纍纍孤魂悲北風吹幽隧不耐千年雪趙憐之改卜他兆而合窆記聞

一武人幼時受史畧至扎于累累如喪家狗語學史問其義對曰以愚意料之如狗肉似是真氣耳及長業武為興海倅少時知舊無一餽問同學友人作戲語寄之曰清河官妓皆新作興海官廳斬里公獨食不思京洛友以愚意料真氣同俗訓皆新作即潛間之義斬里公即帖取之義也且獨食不分俗謂之氣故末句用是幼時語也記聞

俞亮述　英宗丙子九月正言尹蓍東啓請　聖候違豫時張樂之生進人宜查出童勘前縣監李廷詰之不拘辭由而遁

清臺望宜改正 贊善閔遇洙上疏不捧之承旨宜罷職學諭
洪靖輔以外祖鳳輝為逆還歸本家而父子之倫絕宜遠地
定配尚牧元景濂以妻父犯逆 明亮離異亡妻而夫婦之倫斁
宜削校司直李成中以其妹 柳壽垣 子婦為逆孥當坐杖自裁之
日而卽赴謫坐無異平人 同列皎笑宜削奪徵判趙榮國以
泌留多歸私橐國言喧藉大僚傳說宜烹阿之與 上命尹
公削校尋命永刊仕籍放逐嶺南地後李敏坤以司諫入侍
連達前事 上命敏坤放逐六鎭 行至金城昌道驛旅舍失
火燒死其子淑陞往亦被火幾殊而免 上聞之驚悚辭其
諭令該曹恤典舉行人咨傷之泌留金相福與吏判鄭崑良
私語曰敏坤欲烹人而自不免燒死卿喜聞而傷之朝紳間
前司諫俞公亮述聞而惡之乃作敏坤輓詩曰人不能烹身

自厌誰將此語辜君实人情物態今如此先死非丧後死丧相福聞而悔怒英宗記事